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小娘子驯夫

 **eBOOK**
内容资料 免费下载

明朝崇贞末年仲春时节，桃花绽红，鸟鸣啁啾，雷声乍响，又届惊蛰。

夜间，下过一场江南春雨后，繁星点点，雾气缭绕，白堤上空高悬着莲花灯，凄迷倒映在湖中。

苏州盛产美景，自烟霞洞、石屋洞、永乐洞到苏堤的映波、锁澜、踪虹……更是风光明媚，教人流连忘返。

除了美景，当然还有美女和美男子，总归和“美”这个字扯上关系的，均在欢迎之列。

位于西泠桥畔的杜家便是一例。

话说十五年前，杜万里因机缘巧合，结识了华北大富王崇售，得其襄助，提供特殊的纺织技术及染料，生意日渐兴隆，几年之间，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。

本来杜家再怎么有钱；田园如何辽阔，根本不关别人的事，外人即使有点羡慕或非常嫉妒，可，杜万里把乐善好施当成罪大恶极的勾当，因此，大伙连瞧都懒得瞧他一眼。

然而，自从杜家美丽的独生女及笄之后，艳名四播，每天拚命往她家窥视的人便多如过江之鲫。

民风虽然保守，但杜氏豪门一家三口却依然我行我素。这一家之主杜万里首开惊世骇俗之先例——公然贿赂官员，还津津乐道，唯恐天下不知。

女主人庄子宁醋劲奇大，犹擅捕风捉影、斩草除根。任何人一旦被谣传与她的夫君有染，她铁定二话不说，拿着刀子就……呃！不是自杀也不是把对方干掉，而是架在她宝贝女儿杜飞烟的脖子上，要胁她家相公——不绝色念便绝后！

幸亏杜万里行事机密，街坊邻居、亲朋好友也大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有看没有到，否则，庄子宁不是自杀就是出家，因为她正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人。

说也好笑，庄子宁不吵不闹，杜万里就不偷不买；她越发脾气，他就越卯足劲去花天酒地，全杭州城的人大概都知道他“相交满青楼，知己七、八人”，唯独庄子宁至今仍被蒙在鼓里。

这对行事乖张、性情极差的夫妻，生下的女儿自然而然也不可能太平凡。

杜飞烟，在家中一处依山面湖的别业中出生，当时正值隆冬，湖光水色一片烟岚蒙蒙，青山妩媚，雾云氤氲。

杜万里抱着粉扑扑的女儿，望着碧山绿水，用力思付了三天三夜，硬是取不出一个象样的名字。忽然间，他听见丫鬟们高呼！炊烟袅袅向晚天。

有点耳背的他，把好好的“炊”字转成“飞”字，于是便起了这名字——飞烟。

美丽的女儿激起他更大的野心。依他万贯家财而言，充其量只能算富，还谈不上贵，要有钱并且有势，方能称之为富贵中人。

凭他大字识不了几个，要想应试求取功名，进而荣显极贵，想必是寡妇死儿子——没指望了。偏偏送子娘娘不帮忙，让他独独生下一个赔钱货，

既然希冀父以子贵这路走不通，现在只剩下“攀龙附凤”这招险棋，可以完成他毕生最伟大的心愿了。

因此，女儿从小他即费心延揽名师，教导他女儿读书、写字、武功、骑术、刺绣、裁衣、抚琴、绘画、烹饪，与相夫教子的基本常识。期望她学会十八般武艺之后，再任仔细细的替她挑选个贵气逼人的婆家。

奈何咱们这位杜大小姐，别的本领习不到五成，调皮捣蛋倒是不学自通。

她的灵秀娉婷、脾气火爆和刁钻古怪，使她声名大噪，锋头之健直接盖过她老爹。

然而，那些都还不是她备受乡民“爱戴”的主要原因。杜飞烟素来看不惯她爹为富不仁的诸多行为，尤其似拥有富家千金的头衔而深感自卑，因此她平日总是青衣粗布，“微服”逛大街。

泰半时候，她会扛着一只麻布袋，里面装满白米，沿街有人乞讨她就给，有时白米不够发，她连头上、手上的饰品也毫不吝惜地大方送，送完为止。

反正她家里有的是钱，而她又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凭她五尺不到的身高，哪吃得了、用得着那么多？今儿她爹说有点事，要她跟着到南城门一赵。她纵使百般不愿，却扭不过她爹的威逼利诱兼恶言恶语。

“去南城门做什么？”包准没好事，她用脚底板想就知道了。

“你别管，跟着我去就是了。”杜万里瞄了眼她身上那件像“一级贫民”的衣裳，当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“进去给我换件象样的衣服。”“喔！”应付她爹最好的方法就是言听计从，横竖他的嗓门大，想争也争不过。

杜飞烟才转入卧房，背后立即跟上四名奉她爹命令的丫鬟，为她大肆装扮一番。

前后仅仅半顿饭的工夫，内廊下翩然步出一款丽影。她穿上了最时兴的丝罗襦裙，裙幅有细捻，飘带上还佩了一个玉环，一身素白。

丫鬟们特地用郁金香草研汁，浸染了裙子，所以，在旋身走动之时，会散发出阵阵暗香。

杜万里十分满意，看女儿像看待一件待价而沽的货品似的。

“走吧！”他不爱坐轿子，昂首阔步走过众人面前，看大伙羡慕得眼睛快突出来的样子，是他此生最大的享受，虽然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根本是在瞪他。

但今天似乎很不一样，铺子里的人、擦肩而过的行人，突然全变得好友善，有的甚至老远就对他拱手微笑，谄媚点的还哈腰鞠躬，看来，他做人真是越来越成功了。

杜万里得意洋洋地把下巴高高举起，益发地不可一世。

跟在后头的杜飞烟委实看不过，忽然闪身到右侧她家开的布庄，拿起一条丝缎将自己的头脸遮住。

说也奇怪，她这么做了之后，方才那些热络恭敬的乡民，态度马上做一百八十度改变，纷纷背转身子，用屁股对着他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杜万里犹觉得纳闷，苦思不出其中的道理时，后边顿时已喧闹成一阵，他立刻回过头想了解怎么回事。

只见杜飞烟冷不防地轰出一巴掌，将高坐在马上的一名公子哥儿打落地面，还害他险些被马蹄踩成肉泥。

杜万里趋前一看，天哪！这位少爷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使出浑身解数，想攀为乘龙快婿的两江总督二公子，穆天魁是也。

杜万里眼前一黑，哆嗦地质问他女儿。“你……怎么可以胡乱逞凶？”
“是他先调戏我，我才稍稍给他一点教训，不信你问他们。”杜飞烟手指往众人一指，大伙立即点头如捣蒜。

“你……简直胡闹！”杜万里没时间跟她辩，慌忙弯身将他的“第一志愿佳婿”搀扶起来。“穆公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、没事，我会有什么事？”穆天魁挥挥手，示意他那些张牙舞出的鹰犬们不必太过紧张。

“呃，杜姑娘……”“滚开！”杜飞烟无视她爹拚命的挤眉弄眼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硬是让穆天魁碰一鼻子灰。

没想到穆天魁非但不以为忤，反而为她的率真无邪感到神魂颠倒。

“爹，走吧！你不是要到南城门吗？”杜飞烟无视于他的存在，冲着她爹问。

“不用去啦！咱们要见的人已经在这儿了。”杜万里原本和穆府的管家商议好，假藉上香拜佛的名义，带他女儿到南城门金佛寺，和穆天魁碰个面，彼此熟识熟识。

如果蒙穆天魁看上眼，他就准备选个良辰吉时，把他女儿推入火坑……
呃！不，是嫁入穆府。

“见他？”杜飞烟右眼上竖，左眼下垂，小嘴轻撇，非常不屑地冷哼一声，“见他做什么？”俏脸倏地凝上一层冰霜。

若是不要太计较穆天魁那双邪媚淫浊的眼，其实，他的样貌还算得上是英俊潇洒。

在壮仆的搀扶下，他刻意表现出翩翩风采。

瞧他那副假惺惺的德行，杜飞烟恨不得再补送一掌，让他直接躺在地上当死人。

不等杜万里回话，穆天魁已抢着答道：“见我当然有重要事情啰！杜妹妹，怎么你今儿特别俊俏妩媚？”他向前走了两步，伸出白皙得像女人的手——“做啥？”他的魔掌在勾上她的下巴之前，杜飞烟已猛地踹起两个回旋踢，不仅打掉他的右手，更便他整个人原地转了一圈，踉跄地跌退了四、五步，幸好两名壮仆适时扶住他，才没让他摔了个狗吃屎。

“大胆臭丫头！”穆府管家狐假虎威地大喝：“来人，抓住她！”交代完才在头昏脑胀的穆天魁耳边道：“二公子，这杜家丫头刁蛮泼辣，咱们且先拿下她，再如此如此、这般这般……谅杜万里也不敢多说废话。”穆天魁抚着疼痛的手肘，脸色变得猥琐狞邪，他挥开仆从，对着好不容易才让仆佣们制伏的杜飞烟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贱妇，也不掂掂自己是什么身分，胆敢对本少爷无礼？原本念你尚有几分姿色，心想姑且收你当个小妾，谁知你‘歹花’入不了‘名门’，只合着给本少爷玩玩。哈……哇呜！”乐极生悲的凄厉吼声霎时响彻九霄。

眼下便见着原本意气风发的穆天魁，双手紧捂着胯下，滚在大街上痛呼惨嚎，有如被宰的猪只。

双手被擒的杜飞烟，尚有两活动自如的修长玉腿，她相准他的胯下狠狠一脚踢过去，直可惜没当场踹昏他！

她十分自责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烟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杜万里吓死了，忙为她的粗鲁、野蛮、没家

教，向穆天魁赔不是。

“这叫正当防卫，爹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”他是什么父亲嘛！胳膊只曾往外弯，真是家门不幸。

杜飞烟绽出快意的嫣容，笑问：“怎样？穆天魁，好玩吗？你可是本姑娘第一个‘伺候’的色鬼，你该感动得涕泪纵横才是。”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穆天魁狠喘几口气之后才有办法开口，他气若游丝的指着她道：“给我掌嘴！”

“是！”穆家的贴身家仆即刻就要冲上去。

“等等、等等！”杜万里见苗头不对，仓卒地上前拦住，“求穆二少爷看在我的薄面，原谅小女年幼无知……”“连他一起打！”穆天魁一股怒气扫向杜万里，正好拿他当出气筒。

可恶！瞧姓杜的养的是什么女儿？竟敢踢老子的命根子！

“穆天魁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否则我杜飞烟绝不轻饶你。”她阴寒冷冽的语气和眼神，令穆天魁不自觉地出心中袭上一股凉意。他虽好色但更怕死，为了一个女人丧命，岂不太冤枉了？管家见状，又来咬穆天魁的耳朵了。

“少爷，别怕，咱们有权有势，她奈何不了您的。倒是您堂堂一个总督府的阔少，被女人三言两语就唬住了，实在有失颜面。”“乱讲！谁说我被她唬住了？”他刚刚下令叫仆从们做什么来着？怎么一闪神就忘了。唉！算了，先把人捉回去再说。

这群狼爪鹰犬当真在市井人潮中，公然拖着一名出塵美女朝总督府方向行去。

“爹、爹！”别人碍于穆府的权势不敢插手过问也就罢了，她爹竟也跟着袖手旁观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
打福田押一批镖银至杭州，拿到丰厚的酬劳之后，已近黄昏时刻。段樵摘下宽边斗笠翻身下马，放任坐骑饮水吃草，自己徐步踱至流涧边，掬起清水解渴。

洗净了面上的尘土，他扬袖拭去水渍，目光梭巡到蓊郁山林。他这人向来独来独往，不喜欢呼朋引伴，也不作兴结伙寻欢取乐。

尽管他武功高强，在江湖上早已挣出个万儿，许多人劝他干脆自立门户，成立镖局，不但赚的钱多，势力也会更庞大。可他豪放豁达的个性，不喜管束别人，也讨厌沾染一身的铜臭。

他宁可偶尔接个案子，吃穿不愁即可，其余的时间便遨游四海，逍遥自得；若是闲得发慌，就逮几个恶棍，大加修理一番以消磨时光。

千万则以为他这种得过且过的度日方式很颓废，事实上，他在城北郊外拥有一片不算小的产业，只是生性漂泊的他，一年难得回家几趟而已。

斜背在肩上的包袱，除了换洗的衣物，最为沉重的就是刚才领到的一百五十两银子。

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朝代，一百五十两已经是一笔十分庞大的财产，足够寻常人家三、四年的开销了。

但段樵这人，除了功夫了得之外，花钱的本领也颇令人叹为观止。这并非指他爱花天酒地，乐当火山孝子，而是指他心软手松，常常不知不觉就被远亲近邻五十、六十的借个精光。

十五岁那年，他娘首次发现他天赋异禀的散财功力，特地到庙口请了一位铁口直断的相士帮他改名解厄。头发霜白的算命仙一共题了四个荣显富

贵的名字，让他娘挑一个，几经琢磨，她才帮他拣了个“妻贤子孝”的好名字——段添丁。

段樵一看，立即悍然拒绝。开玩笑，那样的浑名，教他日后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而那可恶的老相士居然还说他有财无库，左手进来右手出，二六若无姻缘，须得光棍一辈子。

而再过三天，他就满二十六岁了，这么短的时间到哪儿娶老婆？哼！等到了第四天，他便利用这笔钱随便去真个女人，届时看那糟老头怎么自圆其说。

想到这段陈年往事，他一股气提上来，久久咽不下去。

远处天边，火红的夕阳，缓缓沉入湖底。余晖璀璨，令四野显得美好苍茫。

忽听得尖拔嘶吼，继之一阵喧嚣笑骂。

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过去瞧瞧。

围了一大群人的中央，有名美丽女子披头散发地被数名大汉强拖着走。

“快点，天要黑了。你们没吃饭哪，连个女人都拉不动？”穆府管家愤怒地吆喝着。

遭绑架的，正是杭州奇女子杜飞烟，只见她玉容惨淡，几乎昏厥，只凭一股无法摧毁的毅力让自己挺身和这些豺狼虎豹对抗。她的衣衫因拉拉扯扯已破裂狼狈，乌亮整齐的秀发亦已散覆前额。

“你们两个拎住她的脚，将她扛着走。”四个大男人不信抬不起一名娇弱女子。

“不要，住手！”杜飞烟双拳难敌四手，整个人被高高架起，但旋即又遭重重摔落。

惨叫声取代预料了暴发出的恶言责骂，原本厮缠她的打手，一个个滚在地上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满面惊恐地望着同一个方向。

“他爷爷的！你是什么东西，敢管我家二少爷的闲事？”穆府管家一面说一面很没出息地朝后退。

“本少爷是段樵。”只见他一人一马，昂首阔步地出由逐渐开序幕的暗夜中走了出来。他英挺的身量，鹫猛的眼神，令在场众人蓦地胸口一窒，呼吸微促。

穆天魁见他藏青布衣，风尘仆仆，肩后行囊沉甸甸的，料想应是个路过的外地人，难怪不知道他的恶名。

虽说他刀裁奇冷的五官，看上去似乎很不好欺负，但他们人多势众，还怕他不成？“你们谁听过段樵这号人物？”穆天魁养的这批打手，镇日只会狐假虎威，鱼肉乡民，除了狗仗人势，他们哪会知道什么？果如预期，众人纷纷摇头，“无名小子！”然后自以为是地笑成一团。

段樵微蹙浓眉，下意识地低头察看地上气息奄奄的女子，不想这随意一瞥，竟让他平静的心倏地狂跳，哇！她好美，就像仙女下凡一样耶！

“烦劳拉我一把，好吗？”杜飞烟不避男女之嫌，大方地伸出玉手。

“是。”美人央托，焉有拒绝之理，他不假细思立即扶着她的手臂；穆府的爪牙立即蜂拥而上，企图阻止，但都被他轻易撂倒，踹到大树下纳凉去。

“你……还好吧？”“暂时还死不了，放开我！”她心想又是一个登徒子，如果她还有气力肯定会……噢！她怎么连随便想想都没力了，荏弱的身子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只得借他的手劲撑持着。

“姑娘住哪？我送你回去。”“多谢，我住……东前街杜家——”“你是杜万里那势利儿的家人？”段樵立刻一脸嫌恶，也不理会杜飞烟摇摇晃晃、站都站不稳的身子，霍地将手抽回，任由她再度跌回大马路。

“算你明白是非。”穆天魁见机不可失，赶紧鼓动如簧之舌，极力造谣生事，“杜万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，他女儿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爹是两江总督穆邦雄。”“所以你也并不是个好东西。”怎么今儿个他见到的全是“坏胚子”？段樵眉头皱得更深了。

“段公子，你误会了。”在旁边已经忍了很久，还一路跟着到这儿察看情形的面铺掌柜，乘机大胆但小声地进言：“那杜大小姐和她父亲完全不一样。”“你嚼什么舌根？”穆府管家挥掌就想打人。

好在段樵拦得快，否则，马路上又要多躺下一个人了。

“喂！你到底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？居然见死不救。”杜飞烟火大了，背着他道：“怕事就闪到一边去，我杜飞烟不希罕你的假仁假义。”话声甫落，她整个人已被段樵抱起扛在肩上。

“让开！”穆天魁只盼望快快送走这尊恶煞，连忙闪到一旁，让路给他过。可惜煮熟的鸭子白白飞走了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差点因而内伤。

穿过花市街、井亭椅，从清河街后钱塘门，到了保椒塔寺，杜家庄就在附近。

这儿山明水秀、鸟语花香、淡烟笼罩，实在不像“卖女求荣”、“奸佞小人”住的地方。

“到了。”段樵把已经晃得七荤八素的杜飞烟放在青石台阶上，转身便要走。

“我的伤口必须先上药。”杜飞烟苍白着小脸，怔怔地睇视着他。“除非你想见死不救。”“你家那么有钱，不会连个大夫都请不起。”这女人美则美矣，但是好烦人的！

段樵已没多大耐性陪她穷磨菇。

“我爹巴不得再把我送回穆天魁那个恶棍手中。”“那又怎样？”救她脱困，段樵自认已经足够义气，难道还要替他们父女排解纠纷不成？“那表示我这一回去就会恨惨，你还听不懂吗？笨蛋！”杜飞烟认定他是故作懵懂，气得口不择言。

“啪！”段樵老实不客气地朝她脸颊一巴掌掴过去。“这世上除了我娘，谁都不许骂我。”“我……我已经伤成这样子，你还打我？”杜飞烟委屈地拟出两湖清泪。

“又不是我害你的。”段樵自认无辜，怒火跟着兀冒。“你要再乱耍泼辣，我丢你到荒郊野外喂狼去。”“你——”没想到世上还有比她更凶更暴戾的人，杜飞烟一口气提上来，良久才咽了下去。“你走！我宁可痛死，也不要承你的恩情。”“不必自命清高，我不会因此就比较看得起你。”他“涮”地抽出一柄匕首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杜飞烟花容失色，冷声问道：“我不会任由你欺凌的。”她使劲表现得坚强，但疼痛与饥饿让她露出令人怜惜的柔弱。

“想活命就乖乖不要乱动。”段樵看她两手均是轻微抓伤，不该疼得那样，猜想可能在强力拉扯之下，伤了筋骨。看她四肢活动自如，他猜想伤处应在胸前肋骨。

“放开！”使出最后一点力气，打掉他横过来的长臂后，杜飞烟虚软地瘫在石阶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“你敢非礼我，我会议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一双美目寒冽如刀，直刺他的眼。

“想比斗？我段某人随时候教。”见识了她的凶悍，段樵这回抓得更紧。

“你卑鄙、无耻、下流……啊！”他……他居然、居然按向她的胸口——杜飞烟眼前一黑，登时昏了过去。

“果然震断了肋骨。”段樵自责地敲了下脑袋，都怪他粗心大意，没注意到她已负伤在身，才会扛着她走了那么一大段路，以至于……这下子，不救她也不行了。

段樵苦叹好人难为，不得已抱着她离开杜家庄，返回位于城北郊外的宅院。

2

此处是他娘留下来唯一的遗产，原本是块贫脊的杂粮地，经他历时五年的改建之后，如今成了风格别具的大宅院。

屋子虽大，但因乏人照料，灰尘、蜘蛛散布得好不荒凉。

段樵花费了一番功夫，才大略整理出两间厢房来。

把杜飞烟放在其中一间的床榻上，看着她如画的眉目，他心里居然有些儿莫名其妙的颤动。

唉！凶婆娘，他还是少理为妙。

趁她昏迷未醒，赶紧替她疗伤才是重点。

他的手才触碰到她的襟口，又不免踌躇起来。人家是个云英未嫁的大姑娘，他怎能……“嗯哼！”也许是伤势太重，昏睡中她依然痛苦的呻吟。

罢了，救人要紧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——解开她衣裳上的盘扣，段樵再度被她的雪肤凝脂，震撼得心绪狂跳。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、坐怀不乱……他像念咒一样的喃喃自语，勉强定住心神。

她胸前的肋骨一共断了两根，他为她接回原位，还用木板将其定住。待重新为她穿好衣服，才发觉她从脸颊到脚踝，不是瘀青红肿，便是擦伤破皮，于是他一一照应过，待包扎完毕，心想大功告成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会……他的双瞳却不经意地瞟向她凌乱不整的衣衫……某个认知瞬间砸入他疲倦已极的大脑，他霍地跳起来，退了两大步，黝黑的面庞满是红潮。

他把人家千金小姐的身体全看了，也摸遍了，这……该如何是好？不善应对，更拙于处理男女间事的段樵，几乎是仓皇地夺门而出，冲向庭院。

这形同毁了人家姑娘的名节，即使此刻只有天知地知和他自己知，但事实终究是实，杜飞烟迟早也曾发现。她会谅解他是情非得已的吗？他怔忡地看着自己双手，憨然的苦笑……犹似雷殛流畅全身，在可耻的快感拂掠后，良心的忐忑正毫不客气地凌驾上来诛伐他，使他连忙将双手直往身上搓，想把那种软软的、甜腻的感觉搓去。

他并不认为自己配不上杜飞烟，以世俗评定的条件，他尚且有资格瞧

她不起呢！

可问题出在他根本不想要她，像她这种凶巴巴的女人最教男人反感，他宁可要一个相貌平庸，但知书达礼、温柔婉约的妻子，也不要天天像上战场，得随时随地准备和她厮杀一场。

可是……他看了她的身子呀！是不是该加减负一丁点责任呢？段樵苦恼地陷入二十六年来最大的困境之中，他如木头人般地伫立风中，不断地、重复地长吁短叹。

自寤寐中幽幽转醒，身上的疼痛便攀上知觉，不留情地张牙舞爪起来。理智要她醒来，但肢体的贪恋却又让她窝回被褥里。

好香！

是初春才摘的“莲花茶”的气味，她从小锦衣玉食，对于上等货色无知晓一二。

她委婉地轻叹，睁开水眸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朵雪白的小花；再往外望去，窗台边布帘轻扬，隐隐约约可见扶疏的花木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杜飞烟仓皇地支起身子，环顾四周——好痛！

一阵椎心的痛楚令她痛得险些又昏过去。柔美本能地抚向胸脯，这是……她的脑海中不期然跃上一张骠悍的、冷硬的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，是他吗？完了完了！那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八成，不！是九成九乘机讨了她的便宜。杜飞烟急急掀开衣袖，臂上的守宫砂依旧晶莹婉约，他居然没有……他怎么可能没有？！

“醒啦！”段樵像风一样，悄没声息地走了进来，手上捧着一只托盘，上头有包子、馒头、酱肉其三大盘。“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？”“我不饿。”她愀然不悦地拧紧蛾眉，清艳绝伦的眉目，闪着一把大火炬，正等着跟他兴师问罪。

段樵看也不看她，兀自坐往圆桌，吃肉啃包子，不一会儿，已解决了四个包子、三个馒头和三分之二的酱肉。

好大的胃口，跟牛没两样，粗俗！

杜飞烟轻蔑地冷哼一声，肚子跟着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，这饥饿感来得让她措手不及，她该怎么办才好？“口是心非。”段樵抓起一粒犹热呼呼的馒头，掷给她。

“我要夹着肉吃。”反正已经够糗了，索性再厚着脸皮些，免得亏待自己的肚子。

段樵顿了下，端着快见底的酱肉盘子，挨到床沿，本想直接丢给她，让她自己看着办。但见她十指全已包了药膏，恐怕连拿馒头都有困难，只得好人做到底，喂她吃啰！

“我可没求你喔！”杜飞烟死鸭子嘴硬，抵死不肯承诺已欠了人家好大一笔人情。

两人坐得这么近，她故意以淡淡加上挑剔的眼光有意无意地打量他。

他好高好壮，体格几乎有她的两倍大，浓眉深眼，不很俊美，但有股刚健悍冷的铁铮之气。

倘使不去计较他浮躁易怒的脾性，杜飞烟还颇欣赏他浑身充斥的阳刚之美。

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她问。

段樵愕然抬头望着她。“这儿可以让你免费住到伤势全部复元为止。”
“我不是指这个。”她大口一咬，竟咬到了他的手指头。“啊！对不起。”段樵愠怒地睇她一眼。“有话直说，我不习惯拐弯抹角。”可恶！不喂你吃了，他小心眼的计较。

杜飞烟鼓起腮帮子，“我的伤口是你包扎的？”他沉默无言，表示默认了。

“为什么不去请大夫？你心怀不轨！”一激动，她的伤口又疼得要命。

“随你爱怎么想都成，我……这束花算是跟你赔罪。”他指了指几案前的小白花，一副明人不做暗事的理直气壮。

“一束花就想抵过我一生的清白？”她两手夹起枕头，便朝他丢过去，“你这个下流胚子、大包魔……”“住手，再不住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”段樵把剩下的馒头夹肉一口塞进自己的嘴巴，存心让她挨饿。

这女人生就一张狗咬吕洞宾的嘴脸，和一肚子驴肝肺，早知道把她丢入山谷还省事哩！

“被我揭穿阴谋，老羞成怒了吗？”杜飞烟扯高一边嘴角，“你敢说你没觊觎我的身体？”死八婆！段樵怒火炽燃于黑瞳中，紧紧握拳的手恨不得打烂她的伶牙俐齿。

“我又不是吃饱撑着。”“我的身体有啥不好？”两盆烈火烧红了她的眼，也烧昏了她的理智，她的声音拔尖了八度以上。

“你既不能吃、更不能卖，还有张凶巴巴、恶狠狠的嘴，我宁愿要一头猪——”“你说……我比猪还不如？”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她强忍着剧痛支起身，卷起袖管便朝他扑了过去。她活了十八年，就属今天最丢脸，若不讨回一点颜面，教她如何消心头之恨？！

“猪价挺高的，不然要只狗也好，至少能跑能看家，不像你……”她除了骂人还会做什么？“喂！你别乱动，当心伤口——”他犹未警告完，她已颓然落入他怀中，利猛的十爪火力顿失。“你还没吃饱吗？我再拿一个给你便是，何必这么性急？”杜飞烟双眼怒瞪，险些把眼珠子蹦出来。“说！说屁去。”“什么？”好难听的话，她真粗鲁。

“你说的全是屁话，已随风而去。”她檀口怒张，威胁着要咬他。

“我说的全是实话，虽不中听却是事实。”“哎哟！”被咬的人没叫，咬人的她却鸡猫子鬼叫一通。

天老爷啊！他的手臂是铁铸的吗？差点咬掉她一口编贝玉齿。

“恶有恶报。”段樵对她的反感更加三分。他暗忖，保一趟由华北到华中的镖，都没有应付她累，再不赶快把她送走，他迟早要遭殃。

她简直不能置信，自己为何会对一个算是她的大恩公的男人发这么大的脾气？面对穆天魁那种恶棍她尚能理智应对，怎么一遇上他，她多年修习的淑女风范全部走了样？更可笑的是，他根本懒得理她，这更使得她像个骂街的泼妇，尊严扫地不说，人格也荡然无存。

“放我回床上，如何？”他说得没错，她的确猪狗不如。人家他自始至终没提过报答二字，都是她以小人之心，度他君子之腹。

杜飞烟觉得好气自己，比气他这个刚毅不阿，讲话有点难听的呆子还要多一些。

“你经常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吗？”话锋一转，她变得温柔多了。

“唔！所以偶尔也曾救错人。”段樵不是一个体贴的男子，动作也十分粗

鲁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杜飞烟被他“丢”到床上，几乎要痛昏过去。

她惨然自嘲地一笑。“你在说我吗？”段樵冷凝地别过脸，“我的确很后悔蹚这淌浑水。”“你已经蹚进来了。”杜飞烟闪着两翦秋波，语带悲愁，“男女授受不规，你敢说你完全没有错？”“我纵然有错，亦是情有可原。你若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绝不把昨儿的事情说出去。”他义正辞严的说。

“全闹市的人都看到是你把我从穆天魁手中救走的。这一天一夜，你怎么向我爹娘解释？”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段樵搔着后脑勺，苦思无计。“非礼你的又不止我一个，那个穆天魁和他的手下还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对你……”“闭嘴！”她勃然大怒地嘶吼。

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段樵眉心打了个结，他真觉得她有够没礼貌，老爱打岔，截断他的话。

“你羞辱我够了吗？我爹虽然为富不仁，但起码我问心无愧。”杜飞烟扯掉被子，奋力滑下床，朝门口走去。“这份恩情，我一定会加倍报答你的。”

“你的伤势太重，现在仍不宜走动。”原来是他心直口快伤了她的自尊，段樵心中懊恼不已，却又说不出任何道歉的话。

“死了倒也干脆。”杜飞烟咬牙一笑，眼角已因痛楚淌出清澄的泪水。

思及她那利欲熏心、不择手段的父亲，以及这个气死人不偿命的莽汉，她就感到心灰意冷、了无生趣。

“我救活的人不准随便死。”这可是江湖规矩耶！段樵在武林之中已颇有声名，焉能被她破坏殆尽。

杜飞烟感到一丝安慰，“你舍不得我死？”“这是面子问题。”段樵直言无讳，“我救了你，你就有义务好好活下去，即便寻死，也不该污了我的地方。”她……简直快气得吐血了。

她活到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种老实头，说两句安慰人的话会死吗？他为什么非要伤人不可？“如你的愿，我回家再自杀，你高兴了吧？”杜飞烟气得浑身发抖，犹不足以泄愤。

“依你的情形，怕走不到半路就会不支倒地，不如……”他认真考虑了一下。

杜飞烟抱着最最低微的丁点希望，心想他至少会再留她住宿一晚吧！

说真格的，她实在百万个不愿意回去见她爹，依她的火爆性子，就算没和她爹大打出手，也绝少不了破口大骂；但是，她现在伤重体虚，哪能一口气发泄个过瘾。

“我替你雇顶轿子好了。”杜飞烟闻言，忍不住鞋子一脱，相准他的脸使劲一丢——段樵接个正着，“你的鞋坏了吗？这一顶四人竹轿少说也得五百文钱，外加一双鞋子……”他竟然一脸正经的盘算着。

“这个赔给你，还有这个跟这个，统统给你！”杜飞烟怒火冲天，将发饰、发簪、耳环、珠玉全部权充暗器，纷纷掷过去。

奈何段樵个性虽木讷，手底下的功夫却毫不含糊。他身如蛟龙翩游、形似猛虎出闸，一踪一跃，所有的珠环玉饰尽皆落入他掌中。

如此矫健的身手，真是……太帅了！

杜飞烟在激赏之余，精力却已耗尽，倚着门板，缓缓滑落地面，合上双眼，垂下螭首……“喂！”段樵急忙移近她，她正好偎入他怀中，轻轻陷入黑甜乡。

天犹未亮透，美妙迷蒙，远处苍穹经晨曦染成一种酒醉似的绯红。

杜飞烟惺忪地打着呵欠，惊觉床沿趴着一个人，是他？他趴在这儿是为了就近照顾她吗？看不出这呆头鹅还挺有心的嘛！

她蹑手蹑足下了床，伤势显然已无大碍，疼痛也清除了大半。她微微漾出一抹笑靥，心想，这男人除了嘴巴笨，绝活倒不少。

拎起搁在太师椅上的袍子为他披上，免得他着凉，没有他，她现在搞不好已经被穆天魁那王八蛋整得不成人形了。

凭良心说，她应该非常用力的感激他，并且极尽所能的报答他才对。但因着种种不可理喻、莫名其妙的情绪，她硬是和他对不了盘，也许他们上辈子是仇人，才会两人相见，份外眼红。

青葱玉指方搭上他的肩，突然，已被钢铁般坚硬的五爪擒住——“谁？”“是……我。”杜飞烟面红耳赤，赶紧把小手抽回，藏到背后。“谢谢你照顾我，我……就此告辞。”段樵没挽留她，但默默地跟着她走向庭院，跨出大门，迈向大街。

“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”他没回答，昨天的经验告诉他，跟这女人相处，不说话比说话保险多了。

“喂！我在问你话。”他是变聋了还是变哑了？“不说行吗？脚长在我身上，这街道又不是你家的。”他说了一长串翻译成白话文，即是：老子高兴，你管我！

别气别气，杜飞烟暗暗提醒自己，聪明女不与笨男斗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，那多划不来。

她气闷地走着走着，来到她家的布庄，门口伙计一见了她，立即紧张兮兮地将她拉向角落。

“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”一股不祥的预感涌向她心头。

“老爷派出所有家丁，找了您整整两个晚上，您您您……”伙计一时口吃了起来。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杜飞烟拉下脸，没好气地问：“他没去找穆天魁那杀千刀的算帐吗？”“怎么可能？您又不是第一天当他的女儿。”小伙计对杜万里似乎也颇为不屑。

“他不但不在意您人不见踪影，还抓了六只鸡、八只鸭去总督府赔罪。并且向穆天魁保证一找到您，就立刻让您们成亲。”“啥？”杜飞烟闻言一愣，“那种十恶不赦的人，我爹还要我嫁给他？”“就是啊！夫人为了这事跟老爷吵得好厉害。”伙计瞄了一下愣杵在街旁的段樵，刻意压扁嗓子，道：“我看您暂时先别回去，请段大侠再保护您一阵子。”“您认识他？”“那是当然啰！”别说昨儿那场英雄救美有多精采，单单是段樵平时的所做所为，也已经足够教人津津乐道。“段大侠是百分之百的好人，遇上他是您前世修来的福……”“呸！”杜飞烟老实不客气，一巴掌甩向小伙计的后脑勺。死奴才！即使要长他人的志气，也不该灭她的威风呀！“挑重点讲，其余废话不必扯一堆。”免得她听了刺耳。

“他真的是好人，不信您问隔壁的水旺伯。”小伙计抚着脑袋瓜子，一脸委屈。

杜飞烟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

“他很出名嘛！你们统统都认得他不成？”她的语调中带着呛人的酸味儿。

“因为我们都承过他的恩，领过他的情。”言谈间，隔壁的水旺伯已端由板凳，热络地招呼段樵品尝他拿手的云吞面。

杜飞烟看得妒火中烧，她自认她才够格登上好人好事的楷模，这楞子头凭什么来跟她抢？“你们没承过我的恩，领过我的情吗？”杜飞烟照着小伙计的臂膀又是一拳。

这回小伙计不委屈了，反而笑开了嘴，“所以我们才希望你们两人有好报，一起效法小鸟飞。”“是共效于飞。”拜托！段樵忍不住纠正，书不好好念，连句成语都讲不好。

赫？！他胡说八道什么来着？杜飞烟柳眉上竖，犀利的眸光瞪得小伙计全身麻刺。

“你不怕我打掉你一嘴黄牙？竟敢乱嚼舌根。”要她嫁给段樵，除非太阳打西边——杜飞烟的水眸斜扫过去，恰恰对上他冷鸷深幽的黑瞳，不由得心头小鹿乱撞。

奇怪！她是大白天见鬼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过去她对任何男子都不曾有过此等怪异的感觉呀！

“你先别急着发脾气，眼前最要紧的是想办法躲过老爷的‘全面缉捕’，而放眼全杭州城，恐怕也只有段大侠救得了你……”小伙计话犹未说完，已听得偌大的吆喝声传自巷子底，他马上机灵地将杜飞烟推进布庄内。“八成是杜老爷常人找你来了。”杜飞烟在仓皇失措之际，竟很没出息地向段樵抛出求救的眼神。

非常义气的段樵，掏出一锭碎银递予水旺伯，旋即奔过去，拉着杜飞烟的胳膊，凌空跃上屋脊。

斜倾的屋瓦不好站立，轻功不怎么样的她，几次险些滑跌下去，好在段樵适时扶住，才免去她“自投罗网”的危机。

“你……可不可以……抱住我……我的胸口好痛。”去他的男女授受不亲！识时务者才能长命百岁，她真的……撑不住了。

段樵点点头，一把将她抱起。他轻功奇佳，多负载一个人的重量依然健步如飞，快速地跃过成片的屋脊，纵身往城外的相思林奔去。

杜飞烟倚在他怀里，但觉疾风拂面，发丝、衣袂飞扬，身子则不晃不摇，宛似腾云驾雾。

她的目光自他紧抿略厚的唇，掠过高挺耸立的鼻梁，来到他沉郁如汪洋般宁谧的眼。

这双眼睛真是好看，可惜里头并没有她。

美人在抱耶！他怎能如此专心，如此心无旁骛，平静得了无波澜？“别的女人要你抱，你也不拒绝吗？”她苦涩地问。

“你是我抱过的第一个女人。”到了林内小溪边，他将杜飞烟置于一大石块上，摘下野荷叶盛水用。“渴不渴？”杜飞烟接过盛着清水的荷叶，指头故意碰触一下他的。她真是越来越厚颜堕落了，连这种挑逗的行为，居然也做得出来。

她心头猛地一惊，因着自己的大胆妄为。然而，他的反应并不如预期。不！他……根本没反应！反而像个木头似的一屁股坐得老远，像躲瘟神一样。

真气馁，生平头一遭勾引男人，就遇上个不通情更不通趣的呆子。

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迟早会闷死。杜飞烟忍了许久才开口问：“你今晚可否送我回家一趟？”如果她爹梦想攀附权贵的死性不改，她则有必要暂

时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而出门在外当然少不得盘缠。

回家去，一方面让她娘知道她平安无事，一方面拿点细软当跑路费，才不会半路饿死也没人理。

“你想嫁给那个人渣？”他不屑地问。

哇！他也会骂人耶！杜飞烟顿时对他印象大好。“我已经叨扰你两天两夜，总不能再厚着脸皮住下去。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你有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”他说得气度恢宏、义薄云天。

“算了吧！昨儿个你还一个劲儿的想赶我走。”他离她那么远讲话好累，杜飞烟蹒跚着脚步，想走到他身边找个地方坐下，怎知才一眨眼，他已经挺立在她跟前。

这招叫什么？乾坤大挪移？或是移形幻影？“自古虎毒不食子，令尊……”他正努力的想找一个比较不伤人又贴切的形容词，他顿了下才道：“比虎狼还可怕，我不准你回去。”杜飞烟心里很要不得地一喜，明知故问地问道：“不回去？我住哪？”“住我那儿。”段樵道：“我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用，你则为我烧饭洗衣，我不与你计较。”你不计较，我还计较咧！杜飞烟暗忖，他这根本是存心乘机讹诈，逼她当丫鬟嘛！

真是龙困浅滩遭虾戏。杜飞烟咽了口唾沫，百般无奈地应允了。

“不过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菜烧得不好，家事也不拿手，女红尤其差劲，你必须非常非常不计较才行。”她蓄意扮成弱者，准备将来让他大吃一惊。

其实操持家务，包括上街采买、办货杀价、帐房出纳都是她爹选定的基本教材，她虽没全部学会，但至少也有六成以上的功力。

“无妨，我一年总有八九个月浪迹四海，你只要能照顾自己就够了。”他眼中泛起漂泊的星芒，整个人忽然十分萧索而沧桑了起来。

“你想把我丢在那空屋子里不管？”她陡地充满危机意识，因为这个人可能不要她。

但，不要就不要有什么关系呢？杜飞烟有点搞不懂自己在难过什么。

段樵平静地转过脸，严肃地说：“我会留一些银子给你，等你快花完时，我就会回来了。”“可……万一我爹或穆天魁发现了呢？”那时谁来保护我？杜飞烟焦灼地望着他。

“我先陪你一段时间。”这个烫手山芋，实在折腾他这个粗线条，惯于一个人饱全家饱、无忧无虑、悠哉自在的大男人。

“然后呢？”杜飞烟节节逼问。

“若是你爹和穆家的人仍顽强的不肯放弃，依我个人浅见，你还是赶紧找个婆家为妙。”妙招！

和他认识这么“久”，杜飞烟总算发现他还有一点智能。其实她不是没思忖过，该如何将她爹的贪念斩草除根，光躲躲藏藏不是办法，釜底抽薪之计，就是让她这个超大筹码变得一文不值。

由于出身商贾之家的关系，她向来精于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思虑。将本求利、跌价杀进、高档卖出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伟大原则，她已熟得不能再熟，所以灵光一闪，迅速做出决定。

“英雄所见略同，好！我嫁给你。”“什么？”段樵终于表情丰富，呃……或者应该叫复杂。“我从没想过要娶你。”他急着撇清的口吻刺痛了她的心，让她突然觉得自己孑然无依，有家归不得是件挺可悲的事。

“唉！你怎么流泪了？”有吗？杜飞烟摸着濡湿的脸颊，方知自己原来也是柔弱不堪一击的。

“你别哭成不成？让旁人瞧见了会以为是我欺负你。”他无措地站在她面前，安慰也不是，不安慰也不是。

“你本来就在欺负我。”“我哪有？”他好无辜耶！

“你破坏我的婚姻在先，损毁我的名节在后，现在又赖着不肯负责任……我伤心欲绝，不哭能怎么样？”她压根在赖他，顺道为自己不争气的眼泪开脱。

“好好好，我负责，我去帮你找个婆家。”算他阴沟里翻了船，认栽了。

“行。我择婿的条件是，一要家财万贯；二要武功盖世；三要貌似潘安；四要温柔体贴；五要……”这疯女人绝对在唬弄他，他若信她，就是天字第一号大白痴！

3

睡梦中。

段樵首度辗转反侧，一整夜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风闹五更。金鸡一啼，才将他自南柯一梦中惊醒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“你醒啦？”杜飞烟着一袭嫩绿襦裙，丰姿绰约地走入房中，在云石桌上张罗着。

段樵惊魂未定，额角的汗水偷偷滚向两鬓，晕化于嚙口。昨夜那场荒唐梦会是因她而起吗？“醒了就起来吃早饭吧！”杜飞烟见他半晌不吭声，走过去瞧瞧，“咦？你流好多汗，昨儿夜里好冷，你怎么……”说着，她体贴地举起袖口为他擦拭……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”段樵见了她像见了瘟神似的，一骨碌由床上跳下，坐往云石桌边的圆凳上，抓起碗筷，低着头努力扒饭。

“怕什么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”杜飞烟怒横他一眼。“配菜哪！你嫌我菜烧得不够好吃吗？”“不是，你别误会。”他乃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副德行实在有失颜面，但是他的心好慌，慌得不敢与她四目对视，害怕泄漏了某些秘密似的。

“误会什么？”他越闪烁其辞，她越想追根究底。

“误会我……我想……”想什么他也搞不清楚，总之他必须赶快弄走这女人，她再待下去迟早会出乱子。

“你想要我？”杜飞烟不死心，厚着脸皮挨到他身旁，笑吟吟地道：“咱们打个商量如何？”“唔？”她这么谄媚的笑靥其中一定有鬼，段樵诚惶诚恐地戒慎着，以便见招拆招让她无从使坏。

杜飞烟清了清喉咙，又假仙地问了句风马牛不相干的话，“我烧的菜如何？”“好吃。”他诚实作答，虽然心绪惶乱，还是吃得出这几盘菜确是美味佳肴。

“你想不想天天吃？”她在布置陷阱，引诱他往里面跳。

“呃……”段樵虽然耿直可并不笨，这等粗浅诡计只能骗骗小孩子。

“你娶我。”她伸手捂住他的嘴，此举令段樵的胸口猛然撞了一下，气息霎时失调。

“先别急着拒绝，等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我们两人不相称，我也没敢奢望当你这位大英雄的妻子；只是请你好人做到底，陪我演一出以假乱真的成亲戏码，待我脱离目前的困境之后，我保证挥挥衣袖，不多赖你一时一刻。”她又骗又哄，希望他上当。

“这……”他只稍稍犹豫了一下，杜飞烟的自尊心马上大受打击。“这也不肯那也不肯，我这么低声下气求你，你还摆架子。”她略一酝酿，眼泪立即豆大的滴下来，“好，限你一天之内，给我找个男人来。记住，要完全符合我的条件，缺一样都不行。”“你别哭，你……算了，我负责就是。”她哭她的，他的心像刀割一样是什么意思？段樵搞不懂自己，也弄不清楚她，横竖自她出现之后，一切就全乱了。

杜飞烟的泪水收放自如，亮丽水灵的容颜笑得天真无邪。“那咱们立即成亲。”段樵的心跳得更剧烈，只差没当场昏倒。

婚礼一切从简，包括杜飞烟她娘，总共只来了七名宾客。那几人经由段樵介绍，乃为“留绡园”园主夫妇伊彦阳、樊素、易寒及他的新婚妻子卞文君、狄云，和孟龙。

不过，杜飞烟一个也不认识。

这些人相貌卓尔，模样尊贵，既像江湖中人，又仿佛身居朝堂。和段樵豁达狂放的气质，乍看之下似乎格格不入，但仔细观察，却有种互融互含的沉肃冷郁和飞扬潇洒的气质。

非常奇异的伙伴。这条粗汉怎会熟识如此出类拔萃的朋友呢？听说他们分别来自华北、华中及新疆边陲各地，才短短一个昼夜，段樵怎么把消息传达给他们的？而他们又是怎么赶到的？杜飞烟想破头仍思忖不出其中的道理。而以段樵惜言如金的践德行，想必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当然，这些“旁枝末节”她是没空太在意，因为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吸引着她的心神。

婚礼上有十二疋用金丝线纺制而成的贺联；六颗产自苗疆的天珠；八大坛香醇美酒；一大束唯有天山才有的璀璨雪莲。

每一样贺礼都看得杜飞烟心儿怦怦跳。这几个用脚底想也知道包准是非当即贵的人物，为何肯送给段樵如此珍贵的礼物？难不成他也曾施恩予他们？所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她该不会误打误撞，捡到一个大“宝藏”而不自知。

送走了所有“贵客”，杜飞烟喜帕覆顶坐于床沿，和她娘叨絮家常。

“爹为什么没来？”在拜堂前一刻，她才吩咐段樵将喜帖送过去，故意教她爹没法从中作梗。

“他都被你气死了，哪还愿意来。”庄子宁是偷偷的背着她的丈夫特地赶来当主婚人的。匆忙之间，她啥都来不及添购，只带了一大叠银票，权充嫁妆，给女儿“贴补家用”。

“哼！他害我当众丢尽颜面，更不惜三番两次推我入虎口，难道我就不气？”哇！这一叠银票加起来起码有千两以上，杜飞烟食指沾舌，很没气质地当场就数了开来。

“收起来、收起来！”庄子宁重复叮咛她坐有坐相、站有站相，见了钱也

不准露出贪财相。“其实你爹也是为你好，做父母的，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飞黄腾达、锦衣玉食？”“爹才不是为了我，他是为了他自己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你会不知？”杜飞烟嘟起小嘴，怪她娘盲目偏袒自己的老公，一点也不替她着想。

“他有他的苦衷，就跟你这样拜堂成亲一样。”为了不让杜飞烟对她爹的成见过深，始终怀恨在心，即使明知理屈，庄子宁还是得替她的死鬼老公辩解。

“我成亲怎么样？”杜飞烟心虚地打断她娘的话。

“娘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，这点小把戏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”庄子宁媚眼轻挑，艳唇微撇，一副洞穿人情世事的精明样。

“看……看出来什么？”事关她一辈子的前途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她绝不坦言招供。

“你准备跟他耗多久？”暗示的听不懂，庄子宁干脆明着说：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早晚都会遭人非议，你将来怎么办？还要不要嫁入？”“我……嫁啦！”她仍是死鸭子嘴硬，一味装胡涂。

“是吗？我看那姓段的不像在娶媳妇儿，倒像在聆听判决，脸上没丝毫喜气，对你更是冷冷淡淡的，这是新郎官应有的表现吗？”知女莫若母。这种荒唐至极的事，普天之下怕只有她女儿才做得出来。

“他本来就不苟言笑，你何必硬要往鸡蛋里挑骨头？”杜飞烟担心露出更多破绽，急着催促她娘回去。“很晚了，爹见不到你，又要大发脾气，藉题发挥，把帐算到我的头上，你快走吧！”“唉！我被你们父女当夹心饼，左右皆不是，你……过一阵子，等你爹气消了，记得回来跟他认错。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即使有错也有权利要求被原谅。

“我明明没错为什么要认错？”替庄子宁披好斗篷，杜飞烟已无意再继续这种没有建设性的对谈。

“你私订终身，还……”“那是他逼我的。”杜飞烟的脾气完全得自她娘的真传，刚烈无比，既做了决定，绝不中途退缩。“你回去告诉他，什么时候他悔改了、知错了，我就什么时候原谅他。”送她娘坐上轿子，旋即关上大门，她不愿再听她娘所作的任何解释。事已至此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新房里一如预期地冷清，段樵没来，他当然没来，圆房可不包括在“交易”之内。

他们事先讲好的，人而做夫妻，人后各过各的，谁也不干涉谁。

褪下凤冠霞帔，她一个人把两杯交杯酒全喝了，趁着微醺之际吹熄蜡烛，她窝进被子里，独自饮泣。

落魄至此，除了怨她爹，更该恨穆天魁。她气恼她爹的无情寡义，但这股怒焰可以暂且压下，待她将穆家搞垮复仇之后，她会回去把她爹数落个三天三夜，以泄这团乌烟瘴气。

新月缓缓爬上中天，黑幕笼罩下的夜空冷冷亮亮。杜飞烟美丽的眸子微合，思绪依然澄明。

蓦地，她想起他。

要多少机缘巧合，不相识的男女方可结为夫妇呢？段樵与她萍水相逢，却屡次仗义襄助，她不感恩图报已经很差劲了，竟还拖他下水；而他，他其实可以不必答应她无理的要求，可他屈服了，喔！他是她生命中的贵人。

他现在在做什么？睡了吗？或者也正想着她？杜飞烟脸面暗红，被褥

底下的身子突然燥热难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“为什么娶她？”四更天，寒意正浓，习习冷风卷得人心头沁凉。

一名方脸大眼，面上蓄着落腮胡的粗犷男子，悄声跨入位于庭园内的傍水轩，沉声询问面向楼窗的段樵。

他叫孟龙，是段樵的拜把兄弟。四大贼寇之一，为人沉稳内敛，心思缜密，年纪轻轻即已创下显赫的产业，那十二正金丝贺联，就是他所馈赠。

段樵生性淡泊，对于钱财和女人都没多大兴趣。当年孟龙和狄云创业之初，他慷慨解囊，把全部积蓄当作贺礼，落得只剩两袖清风，差点三餐不继；一年前，他俩将获利的三分之一分给他，他居然懒得去拿。八万两的银子耶！搞得孟龙没办法，只好在中原各处为他购置田宅，方便他浪迹天涯时有个落脚的地方。

对段樵而言，女人等于麻烦，少惹为妙，这点他几乎奉为圭臬。所以他向来贯彻实行“三绝”政策——绝情、绝爱、绝怜。

自诩无妻一身清的罗汉卿，竟突然宣布喜讯，婚礼还“草草了事”。这其中必有问题！

甭说他，其余众人也不相信他是玩真的。

“至少你该给咱们这票弟兄一个解释。”他们四人肝胆相照、祸福与共。假使段樵是遭人要胁，不情不愿毁了终身，他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段樵沉吟了一会儿，旋身转向孟龙，面带苦涩。“这就是你去而复返的主要原因？回来干涉我的私生活？”孟龙深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勉强保持和颜悦色。

“你爱她？”拐弯抹角非男儿本色，他直指问题核心比较省时省事又省力。

段樵仅仅沉默了一下下，孟龙立刻铁口直断，“你爱她，而你不爱你？”“出去！”段樵倏地拉长脸，“不要以为你处处留情，就自认懂得全天下女人的心。”他浓浊地喘口大气，面孔异常黯然。

“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”在感情方面，段樵仍是个生嫩的幼稚生，他这群难兄难弟有义务提供“宝贵”的经验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
“我行事何时需要谁允许来着？”段樵不禁觉得他的这几个兄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

“你，我们是不敢管。”孟龙露出一抹诡笑，“但我们有权不准她伤害你。”他仍一口咬定，是杜飞烟恶意在“玩弄”段樵的感情，不然不会把婚礼搞得这么简单朴素。

“你很清楚我的个性、我的行事作风。”段樵眉宇间现出一抹教人玩味的怅然落寞，“她想找个男人把自己嫁掉，而我给她一个婚礼让她如愿以偿，就这样。”“就这样？”不解释比解释更让人存疑。孟龙急着追问：“然后呢？你打算怎么善后？”段樵俊唇一抿，满脸心事全写在脸上。

他要的是自由，一个人无牵无挂、潇洒来去地纵横五湖四海。像他这种人，与其给他金山银山，不如给他一对可以展翅翱翔的羽翼。他鄙视礼教，痛恨缚节，不屑一切形式上强行加诸的束缚。

正因为如此，杜飞烟的大胆妄行，才特别吸引他。就某种层面上，他们两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，和这种女人相处，虽然不免惊险重重，但绝不会无聊寂寞。

“送佛送上天。我对她别无奢念。”他俩能和平相处已是万幸，至于以后

的事，谁能预料？“一言以蔽之，这又是一桩善举？”孟龙真是败给他了，“想行善，你可以造桥铺路，可以买米赈灾，干嘛非把自己的大好岁月赔进去？”年余不见，他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

“不必伤脑筋去想你永远也不会懂的事情。”孟龙久入花丛，焉能体会血液里长年流着纯情执念的人，是如此焦切地渴望寻觅到毕生挚爱的期盼！

他真的爱她吗？那倒也未必。段樵只想忠于自己，忠于原味，忠于那最初的感觉。

孟龙不再进言。一旦段樵关起心扉，就表示今日的谈话到此为止，这是他忍耐的极限。

三天后，杜飞烟起了个大早，她没打算依照习俗归宁，反正见了她爹，两人大眼瞪小眼，最后肯定不欢而散，没啥意思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段樵幽灵般从廊外闪了进来，夹带着一身的冷冽。

杜飞烟没好气地道：“衙门，今天那儿有场比武竞技，我想去看热闹，顺便采买一些家用的东西。转过去，我要更衣，还有，下次进我房间请先敲门。”段樵依言背转身子，恰恰面对着梳妆台上的菱花铜镜。朦朦胧胧的镜面，映照着她影影绰绰的胴体，他一愣，忙回过黑眸——“啊！”杜飞烟双颊绯红，怒窘地抡起拳头，雨点似地落在段樵身上，“你这大色魔、偷窥狂！”“我不是有意的。”他攫获她的双拳，然后……简直不知该把眼睛往哪里看。

“快披上衣服，当心着凉。”“谁要你假好心？”杜飞烟完全不知她因愤怒而急剧起伏的胸脯，对他造成了莫大的困扰。“你敢说你对我的美色，没有兴起过不轨的意图？”“没有。”即使有，他也会强力压抑住的。

“伪君子！”杜飞烟像吃错了药似的，发狠地气恼段樵对她的心无邪念，她随手将披在肩上的襦衫扯下，用最妩媚曼妙的姿态挑逗他。“是我不够美，让你瞧不上眼吗？”段樵惊猛难掩激狂的黑瞳闪烁了一下，“我……讨厌主动的女人。”杜飞烟立刻犹如斗败的母鸡般，架子全坍了。她这是招谁惹谁了嘛？简直是自取其辱！

“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你说过的话。”第一次出卖色相就栽了个大筋斗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教她情何以堪？等她收拾了穆天魁那人渣，再回头来对付他。

“你不归宁吗？”段樵表情痛苦，隐隐的火苗正在燃烧。

杜飞烟摇摇头，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晌午不必等我用膳。”“需不需要我陪你？”“不必！咱们桥归桥、路归路。”她转身就不见了，徒留段樵惆怅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他的思绪晃悠不定，体内兴起无穷挣扎。

杜飞烟并未走远，她由月洞门快速掩身至廊柱下，绕过卧房，来到纱窗前，窥视他的表情变化。

看他额前沁出热汗，面现焦灼……哼！她就不信他天生是铁石心肠。

杜飞烟两手悄悄击掌，比中了头彩还欣喜莫名。

来到街上，她一路眉开眼笑，原本不看好她闪电成亲的叔伯大婶，也纷纷向她拱手道贺。

而全杭州城最憋最不爽的大概就是穆天魁了。杜飞烟在街门外遇上他，还很礼貌的过去跟他打招呼。

“穆公子，好久不见。”“是你？你还没饿死啊？听说那个姓段的是个穷光蛋，你跟了他，日子怕不怎么好过吧？”穆天魁瞪眼歪嘴，把一张好端端

的脸弄得阴险狡诈又没肚量。

杜飞烟丝毫不以为忤，笑得更加灿烂如花。“日子是不好过，所以特地来参加比试，看能不能到衙门混口饭吃。”“你想当捕快？”由于陈捕头因病过世，近日又有江洋大盗横行，知府衙门才特地举办这场遴选竞技，期望选出一名胆识武艺双全的捕头，和十名捕快。

杜飞烟身怀巨款，当然不需要区区二两的月俸，捕快职位太小了，她根本看不上眼，她的目标是当上捕头。唯有当上捕头，她才能明正言顺的将穆天魁那乌龟王八蛋赶尽杀绝！

“如蒙穆公子玉成其事，小妹我……的确有心一试。”杜飞烟秋波流媚，有意无意地抛向他。

穆天魁非常受教，马上心摇神荡起来。

本来嘛！女人施展浑身解数，男人根本无力招架，只除了那只呆头鹅——罢了，这节骨眼，想他做什么？“没问题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。”杜飞烟几句莺声燕语，穆天魁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，尤其糟糕的是，连她已嫁作人妻，其夫武功高强等等，全部忘得一乾二净。

任由杜飞烟拉着他挤到比武的看台最前端。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然后呢？”她问。

“驷马难追。”穆天魁把胸膛拍得震天响。

“好！那看你的了。”杜飞烟瞄见前一回合已分出胜负，不等穆天魁搞清状况，立即将他推上擂台。

“呃！这……”穆天魁吓死了，习于被成群佣仆簇拥的他，突然单独面对上千百民众，害怕得两脚发软。

“穆公子武功盖世，何妨露两手，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开开眼界。”杜飞烟发挥煽风点火的功力，带动大伙热情鼓噪。

不自量力的人特别禁不起激，几句言不由衷的赞美，便引得穆天魁感动莫名，不知不觉变得勇敢而伟大。

“各位乡亲的盛情，令本公子非常难却。既蒙厚爱，那我就……指点这位兄台几招。”他蹲好马步，摆好架式，花拳绣腿尽皆出笼。

擂台上的对手是甫击败六名高手的“正义堂”堂王陆少华。他立在地，良久，踌躇不前。

怎么办？他打是不打？穆天魁是个如假包换的真小人，打赢了他，难保日后他不曾挟怨报仇；而他的父亲贵为两江总督，随便一道命令就可以教人十年八年翻不了身，仔细权衡利害，还是保命要紧。

陆少华“放水”的技巧纯为弥彰而欲盖，穆天魁左勾拳软趴趴的挥到半路上，他已经跌出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优美姿势。

“穆公子胜！”裁判锦上添花似地大声喝采。

临离去前，陆少华忿忿地、冷峻地瞟了杜飞烟一眼，那目光中有怨怼、有诧异，还有更多的惊艳。

“穆公子胜！”杜飞烟犹猜不透陆少华复杂眼光中的诸多含意，穆天魁却已连续赢了十六回合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和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今日比武的两大特色。穆天魁自出世为人至今，从没这么风光体面过，乐得他合不拢嘴。

他笑，台下也在笑。群众们看耍猴戏一样，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，热烈讨论一个总督的二公子，究竟为什么抢着要当知府衙门的小小捕头？他是

幡然悔过？浪子回头？还是吃饱撑着没事干？“一百六十二人报名，一百零六人弃权，若没有人上台比试，穆公子即为今日的总冠军——”“慢着！”杜飞烟见时机成熟，旋即排众而出，跃上台前。“小女子段杜飞烟，想向穆公子讨教几招。”她多冠一个段字是什么意思？穆天魁一时乐昏了头，脑子一下子打结。“你不怕被我打伤了？会很痛哟！”他还颇懂得怜香惜玉。

杜飞烟诡谲一笑，“所以才要你帮我呀！”“喔——原来如此。”也不知穆天魁真懂假懂，不过，看样子他是心领神会了。

“自古以来，从未有女子任捕头一职，这……不合理法。”知府大人道。

“无所谓，横竖得先过了我这一关。”人家给他三分颜色，他就以为可以开染房了。

穆天魁信心满满，相信自己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何况区区一名荏弱、娇柔、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。“本公子先让你三招。”“那么得罪了。”杜飞烟跃起一记回旋踢，不偏不倚，正中穆天魁的胸口——“啊！”他作梦也想不到，一个女人细小的一条腿，竟有如此的力量，将他踹到台下，摔得四脚朝天，狼狈至极。

“承让了。”杜飞烟口蜜腹剑，笑里藏刀，朝穆天魁心疼又无奈的眨眨眼。

“你、你你你……”上当了，这个贱女人……穆天魁气得直跺脚。

受震撼的不只他一个，还有上千个百姓，和知府大人。完蛋了，这下要不要让她当总捕头呢？伤脑筋！知府大人开始烦恼了。

“知府大人，我——”杜飞烟话才说到一半，忽尔脚下的擂台木头——断裂，狂风乍起，眼看就要将她震倒。

顷刻间，一道黑色飞影自高架上凌空腾出，适时环住她的腰杆，将她快速携离现场。

其矫健灵敏的姿态，仿若游龙般，令大伙钦敬地发出惊呼。

“喂！你是谁？把人给我放下来。”穆天魁记性有够差，前几天才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，竟还认不出他就是杭州城百姓口里的大侠，段樵是也。

“公子，”穆府管家赶紧小声提醒他，“他就是杜飞烟的新婚夫婿，段樵。”“什么？”穆天魁一下子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胸口快痛死了，还流着血。“杜飞烟，你给我记住！”

4

杜飞烟立在床沿边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一身黑色宽袍，笔直地贴服在段樵刚硬的线条上，他看来俨然是遗世独立的风中浪子，阴寒的面容散发着酷冷、悍戾和炽焰。他以狂风暴雨之姿大步迈向她。

他要打我、他要打我……这意念，让杜飞烟收回三魂七魄后本能地想夺门而出，但手才握到门闩，一双厚实的手掌已经将她整个人一把抓住，她被迫不得不面对他。

他离她仅咫尺之遥，呼吸清晰可闻。

他狂怒地伸出钢铁般的巨掌，掐住她的粉颈；杜飞烟的大眼如临死般惊悚。

“在我尚未休掉你之前，不准再抛头露面，丢我段家的脸。”“我报我的仇，关你段家什么事？”杜飞烟企图用手捶、用脚踢，可惜他过于高大，臂膀长如猿，她根本连构都构不到。

“在名义上你仍是我的妻子，角逐总捕头之职，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，你还不知羞耻的在大街上和男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！”他怒不可遏，眉间眼中全是火。

男人指的不就是穆天魁？“我和那个人渣敷衍两句，目的是诱惑他……”“不准！”段樵怒喝。“你想报仇可以告诉我，就是不准再接近他，或任何男人！”他今儿若是没因一时兴起，跟着她到街门广场凑热闹，也不会看到她那幕丧尽妇德的举动。

“你愿意替我痛宰那个人渣吗？”对方可是权贵人家的儿子，得罪了穆家，只怕吃不完兜着走。

杜飞烟嗅出他呛人的妒火，却感受不到他发自内心的疼惜。在他眼里虚妄的尊严显然比她重要多了。

“如果你开口求我的话。”她发现段樵神色怪异而僵硬，眼里布满着可怕的血丝，呼吸低沉而短促，他是怎么了？“我不会求一个‘外人’帮我分忧解劳的。”说完，她用力甩开他，奔到方桌前，取出文房四宝，开始“草拟”休书。

“你要我怎么糟蹋自己？”休掉妻子总要有个理由。成亲仅三天就被休掉，虽然乱不名誉的，但只要能“血刃”穆天魁，她于愿足矣。过了今天，她恐怕就要亡命天涯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了。

“你真要我休了你？”段樵眼里凌厉的星芒，仿佛穿透她的灵魂深处，欲一窥她真正的意图。

“别这样看着我。”他的目光总教她手足无措。“我早说过，我们的婚姻不具任何意义。”“是吗？”她越逃避，他就越要看个仔细，只要她神情上有一丝不舍，他便会想办法留住她。至于为什么不让她走，他决定暂时不予细想。

“或者……你开口求我，我也许会多留几天。”她心高气傲，坚决不让段樵知道她其实眷恋不已。

他低吟片刻，提起笔在宣纸上签了名。“任何理由我都接受，从今而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”他说完转身走了。

杜飞烟紧咬下唇，强烈的失落感几乎将她击垮。自尊陡地千疮百孔，但心却又如释重负。

他越表现得冷酷，她越不甘心，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子，怎能任由男人弃如敝屣？！

可是，纵使他不肯休妻，她又何忍拖累于他？

天好黑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杜飞烟拎着包袱，孤独地出回廊逦向庭院，刻意加重的跫音，于子夜转来倍觉清晰。

男人与女人，这是世间最复杂诡异的一种关系，可以销骨蚀魂，却也不可理喻。

她喜欢他吗？此时此刻已不容许她自欺欺人，否则，怎么解释她形同花痴的表现？她从不相信一见钟情，直到那日在城郊十里铺遇上他。但他有什么好？愣头傻脑，根本不解风情，竟还让她要命的一头栽进去，想要与他

鹤蝶情浓？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
才跨出庭院，杜飞烟的心灵间忽然感到无比空虚。寅夜独行，连个送别的人都没有，唯有箫声相伴……箫声？杜飞烟猛抬眼，只见厢房纱窗旁立着一个人，手中握着一管长长的洞箫，面对着她。

留我呀！不然你站在那儿做什么？她放慢脚步，让他有反悔的机会。可惜等了半天，他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“我走了。”她仍不放弃。

“很晚了，你何必急于一时，明儿……”他话声未竭，天际突然雷电交加，紧接着狂雨直下。

哈！下雨天留客天。杜飞烟大乐，开心地逃回檐廊下，感谢老天爷让她找到下台阶。

段樵不知何时在急雨中，撑开一把伞，“我送你回房。”杜飞烟竟犹豫了起来，“不！我今晚非走不可。万一，穆府的人循线找来，你恐怕会遭到池鱼之殃。”瞧他没往下问，她又自言道：“白天在比武场我使了诈，偷偷在鞋底安了利刺还煨了毒……”“我知道。”段樵一副老神在在，丝毫没让她极可能祸“家”殃“夫”的诡计给吓着。“穆家的人不放过你，并非为了穆天魁的伤。”“怎么说？”“因为你功力不足，仅伤及穆天魁的皮肉，煨在利刺上的毒药药性也不够，顶多让伤口溃烂几天，便可复原。”她的一举一动全部难逃他的冷眼。

杜飞烟瞪大眼睛盯着他，怒道：“你偷窥我！”“回房吧！”段樵无意和她争执，阔步迎入雨中；杜飞烟拿他没辙，只得跟着他亦步亦趋。

借着微弱天光，杜飞烟端详他方方正正仿似刻镂的五官，原本只是单纯的想揭穿他的假面目，竟意外地发现，他冷峻起棱的脸庞，是如此这般地令人心神向往。他像座上一样，无畏风雨，傲然挺立，他真可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可悲的是，他多半时候对她都是不屑一顾。算了，仔细看看四周，也许有比他更好的男人。

雨越下越大，回到厢房，杜飞烟和段樵俱是一惊——天啊！房里都积水了，这是什么破房子嘛！

“先到我的卧房，那儿地势比较高。”段樵眉头深深一蹙，都怪他长年漂泊在外，才会忘了修缮，以致一场大雨就变得惨不忍睹。

他们来到东边庭园的小楼宇，上面悬了一个大匾。金漆字“翰文合”，两旁对联已因残旧而剥落。

四壁是无以名之的颜色，当中放了花梨木方案，文房四宝俱全，倒也窗明几净。

然古瓷花瓶已无花影，朱红窗框也已褪色，案上有个烛台，半残红烛，一片昏沉，半掩半映着两个人。

“你睡床上，我打地铺。”段樵没令杜飞烟有太多遐想，由橱柜中拎出一条被子，便合衣而寐。

“天很冷，你会受不了的。”这边的屋檐，似乎也开始在渗水了。

“无所谓，忍一忍夜晚很快就过去。”段樵翻了身，以臂当枕，拒绝再和她对话。

大概因为下雨的关系，天候变得特别冷冽，潮湿的地面，寒气直透被褥，钻进他的脊骨，害他辗转难以入眠。

“或者……我跟你挤一挤。”他霍地起身。

赫？！杜飞烟倏地腮红耳热，僵硬地挪向床边。

他会不会借机……两人贴得这样近，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杜飞烟星眸半张，腻着他，全身都很紧张。

“赶快睡，不要胡思乱想。”他道。

谁胡思乱想？杜飞烟被看穿心思，脸儿更红了。幸好是半夜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奇怪，他怎么完全没动静？是他根本不喜欢她，还是他不行？交混着失望、庆幸和一点点复杂矛盾的心情，杜飞烟终于沉沉睡去……心魂在进入梦乡的当儿，飘忽至灵空的高处，不断的滑行……像等待了很久，他终至难以自抑……用力地吻她……舌尖在她口中挑逗蠕动，虽是迷糊之际，却照样令人惊心动魄……杜飞烟一颗心弹上了九重天，因他撩开她的衣裙，把手伸进去，轻轻揉搓……然后，他突然抓住她的脚——段樵觉得下体一痛，睁开睡眼，方知她的脚居然搁在他身上！唉！她的睡相这么差，还得帮她盖被子，这女人怎称得上是大家闺秀？他不情不愿地帮她“收拢”双脚。

蓦地，一只兰花手，擒住他的臂膀，在他耳畔，用细腻的软语道：“别走，我要你吻我，我要你……”段樵霎时如坐针毡。尽管他是个正人君子，只是，他怎么抗拒得了美色当前的诱惑？他嫉妒的想知道，她梦里的男人会是谁？僵持良久，杜飞烟悠然转醒，一张泛着红晕的俏脸，正对上他鸷猛灼灼的眼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糟糕！有没有被他非礼去？杜飞烟赶紧检视衣物。唉！除了冒了点香汗，其余的全完好无恙。好可惜喔！难得两人同床共寝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看来，他是真的不行。

“你刚刚作了梦，梦到了什么？”他睇视着她，眼睛眨也不眨。

“梦到你……的一些朋友。”莫名的自尊心又在作祟，在他没表白之前，她绝不肯先泄漏心意。

“噢！”段樵失落的眼神，炽焰尽熄，无言地躺回床上。

大笨牛！这样你也信？杜飞烟快被他气死了，她卷过被子翻过身，再也不理他。

大雨狂下三天，汇成巨流。大水滔滔，冲塌了好多屋子，浸坏了好多庄稼。

或许因着这场大雨，穆天魁意外地没来找她算帐，而她也得以“名正言顺”地多赖在段家三天。

到了第四天一早，雨总算停了，杜飞烟坐在床上，正盘算着是要拿出一笔“私房钱”，替段樵把屋子修整修整，好堂而皇之的当段家的女主人；还是一走了之算了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反正他对她根本没兴趣。

想着想着，突然传来一阵猛急的敲门声。她起身出去察看，是一名她从来没见过的女子。

“你是……”这女子二十上下，穿绿罗襦裙，腰下系着两片红色圈儿，款款生姿，相当娇娆。

“我找段樵。”女子也细细打量她，虽然是面无表情，目光却隐隐吃惊。

“他，可能不在。”自她醒来就没见到他，应该出去了。

“我进去等他。”那女子大摇大摆跨进前院，穿堂走弄，仿似比她还熟悉。

杜飞烟马上升起被“篡位”的危机意识，“请问姑娘贵姓大名？”“你叫杜飞烟？”女子嗤然一笑，一抬眼，刚好和她的目光相接。“段樵没告诉你，他有一个自小相好的红粉知己单琳琳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杜飞烟一个箭步挡住她的去路，“他已经有了妻室，当然不需要你这个‘普通朋友’。”单琳琳用眼角瞄她，“你们的婚姻有名无实，你还想佯装到什么时候？”她偷了个空，从杜飞烟左侧穿过去，直奔段樵寝房。

他怎么连这个都告诉她？可见他俩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。

杜飞烟悲哀之余，仍不忘挺身应战。“站住！你再擅自乱闯，休怪我不客气。”“就凭你？”单琳琳身形遽闪，手抬脚起，瞬间已抽出匕首架上杜飞烟的颈子。

“放开她。”段樵的口气又低又沉，仿佛隐含着强大的怒气。

单琳琳酷冷的脸一见到他，立即堆满笑容。“我只是跟她闹着玩。”收回短刃的同时，她心想段樵应该没瞧见，便偷偷地赏了杜飞烟一掌，让她踉跄地跌倒在地。

“小心。”段樵单手扶住杜飞烟，却被她给挥掉。

“段哥哥，”单琳琳道：“我有重要事情跟你商量，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”

“嗯！”段樵点点头，转身对杜飞烟道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“谁管你！”杜飞烟假装不看他们，眼余光其实直盯着人家不放。

更教她呕的是，他们两个看起来好登对，简直就是天造地——等等！单琳琳在干什么？她居然伸手挽住段樵的胳膊？而那死人，居然也不拒绝，喔！她的头现在一定在冒烟，眼睛铁定在喷火。

欺人太甚！好歹她也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，那女人凭什么跟她争？杜飞烟忍不下这口乌烟瘴气，提起裙裾便追了出去。

走在大街上，到处均是熟识的邻居，杜飞烟一面得小心翼翼不教段樵和单琳琳发现；一面还要三不五时和叔伯、大婶寒暄打招呼，实在有够累。

“杜姑娘，别来无恙。”陆少华冷不防地从巷角闪出来。

“以后请叫我段夫人，或者段大嫂。”哪有嫁了人的还被称之为姑娘的，分明存心戏弄她。

陆少华咧嘴邪笑，“段樵若真是你的丈夫，也不会任由你大闹竞技场，而坐视不管。”“你此言差矣。我参加比试乃法理皆容，何闹之有？”杜飞烟撇着小嘴，讥嘲道：“你是不是技不如人，面子上挂不住，故意找碴来着？”

“笑话！”陆少华愀然生怒，“凭穆天魁那三流的身手，岂能奈何得了我？”“这么说，是你畏惧他老子的权威，所以故意落败啰？”自己没骨气，还说得理直气壮哩！

“我……”“被我猜中了吧！”杜飞烟急着摆脱他，好继续跟踪单琳琳，看她究竟搞什么鬼。

于是话锋一转，“你该火大的是穆天魁不是我，麻烦让一让，我急着赶路。”“劝你还是不要跟去的好。”陆少华好象话中有话。

“为什么？”话已出口，她才发觉失言，“我跟谁丢？你别胡扯，我只是赶着呃……去看看……”“她是醉花楼的名妓，卖笑不卖身，至今进过她闺房，能博她展颜相待的，只有段樵一人。”“是……是真的？”杜飞烟怎肯相信。

那么木讷、耿直的一个男人，竟然也会寻花问柳，和青楼女子厮混？不

行！他是她的，谁都休想“染指”！

杜飞烟硬将两泡泪扣在眼眶里，不让陆少华看笑话。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男人嘛！

总难免逢场作戏。”“你真一点也不在乎？”陆少华望着她，有些气恼。“何必呢？与其跟着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看你的男人，不如……”“住口！”她不想再跟他争辩，疾步朝前。

咦！怎么一转眼，他们两人就不见了？是向东或者向西？陆少华不死心，巴巴地跟上来，“不想嫁给穆天魁，办法多的是，你却选择了最烂的一招。”“你……又是怎么知道的。”天哪！她还以为这事神不知鬼不觉，几时泄漏出去的！

“帮忙段樵打理宅院的周嬷嬷说，你们从新婚之夜就没有同房。”那日在竞技场见了她，陆少华就心醉神驰，差人四处打听她的下落。

一般的老百姓，泰半长日寂寥，无所事事，非常希望有些嚼舌的根由，好搬弄他人是非。偏偏她声名远播，和穆天魁的婚事又搞得漫天张扬，更便大伙争先恐后在她背后一探究竟，以便满足久久才蓬勃一次的好奇心。

杜飞烟憋足一口气，恶声恶气地问陆少华，“你乃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什么事不好做，却去打探别人的隐私，你惭不惭愧？”“没办法，谁教我喜欢你。”“你疯了。”杜飞烟连忙观看左右，好在，没被别人听去。“就算我没嫁给段樵，也不见得会喜欢你。”受不了他的瞎缠，她拔足快速往前跑。

从东市集穿过西町大街，到得文武庙，出了吕圣广场，跑得香汗淋漓、气喘咻咻，终于她在虎烧岭的小丘上找到他们两人。

今儿上山拜拜求取灵符的人不少，熙来攘往的善男信女，不断阻绝她的视线和去路。

杜飞烟一急，不慎撞上了一个胖胖的中年人，害他手里的糖葫煎黏上了灰白的袍子。

“妈的，臭婊子！瞎了狗眼，敢撞我。”大胖子一吼，两旁立刻挤过来三名彪形大汉。

“老大，怎么回事？”“这臭丫头不长眼睛，把她给我捉起来。”须知他可是一方恶霸，敢招惹他就得付出代价。

“慢着，有话好说嘛！大不了我赔你一件衣裳。”今儿真是倒霉透顶了，杜飞烟掏出一锭五两银子丢给他。

大胖子食髓知味，想得寸进尺。“这袍子是苏州的甄纺纱，一件得一百两。”“你开什么玩笑！”杜飞烟气炸了，好想赏他一巴掌，又自忖不是那三个大汉的对手，只能原地猛跺脚。

“赔不起就跟我到衙门去。”大胖子仗着人多势众，硬是不讲道理。

“我赔你。”从杜飞烟背后伸出一只巨擘猿臂，精准地擒住大胖子的衣领，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，摔往斜坡下。“像这种袍子，一两钱可以买三件。”“段樵。”杜飞烟失神地望着他，浑然没注意，他已经把那锭五两银子塞回她的腰际。

“臭小子，你敢坏了老子的好事。”大胖子滚在地上，挣扎好久才爬起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陆少华闻声赶到。

“街头混混，欺压善良，有劳你了。”段樵递给他一根木棍，旋即拉着杜飞烟离开现场。

“段樵，你别走，等等我。”单琳琳站在人群的另一边，高声大喊。

段樵却宛若未闻，兀自紧牵着杜飞烟的手御风而行。

“她叫你，也许有事。”“不会的。”几年了，单琳琳仍然没有变，对于她的穷追猛缠，段樵始终冷凝相应。

他从不拒绝她的要求，也没给过她任何的期望。单琳琳觉得他扑朔迷离难以捉摸，他却很清楚他自己做的事。

“对不起，破坏了你们的约会。”杜飞烟把小手缩到背后，负气地不让他牵着。

“她告诉我，她弟弟想拜我为师。”段樵眼中流泻着怜疼的眷顾，投放在她气鼓鼓的嫣颊上。

“城里有四、五家武馆，她干嘛非找上你不可？”分明是项庄舞剑，别有居心。

“我不许你去。”“我已经答应她了。”段樵向来独来独往，他做的任何决定没有旁人置喙的余地，何况是一名“下堂妻”。

“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声？”她两手叉腰，活似个母老虎。

段樵若有所思地端视了她好一会儿，“你满脑子只想报仇雪恨，岂有余裕关心其它事情。”“当然有啰！只要是你的事，我每件都关心。”她冲口道。

“真的？”段樵深邃的瞳仁深情无限地凝向她。

杜飞烟被这样的目光弄乱了思绪。难道这男人并非无心呀！

不过他超超犹疑，只因他知道情爱是一件麻烦的事儿，他不愿泥足深陷，到头来难以自拔。

唉！杜飞烟真是越来越不了解他，忍不住想冲动地跑过去跟他问个清清楚楚。可是，不行耶！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家，怎能厚着脸皮问这种事？“不信拉倒，算我一片好心给狗啃了。”信步踱至湖畔，见湖中小舟处处，倩影双双，她不禁感慨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想坐吗？我去租一艘独木舟。”“你要陪我划船？”杜飞烟大喜过望，马上点头如捣蒜。

认识近把月，他连上街都不肯带着她，同桌吃饭也不常见，更遑论陪她做些增进情感的休闲活动。

这湖上滟澈水波，涟漪如星河，像是一个绮梦的开端。杜飞烟伸手到船身外掬水，轻轻拍打在脸上，兴奋得像个小孩子。

“你以前常来划船？”看他的架式，八成是个老手。杜飞烟很直接的就将这件事和单琳琳想在一起，然后便没啥理智地吃起干醋来。

“是的。”段樵诚实以告。

“跟那个单琳琳一道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你——”他不会随便谄个谎吗？杜飞烟不知该气他率直，还是气自己什么不好问，偏问个无聊话题。人家来过又怎样？男未婚女未嫁，她凭什么有酸葡萄心理？“我肚子饿了，想上岸吃点东西。”她挟着满腹怒火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狭小船只顿时失去平衡，猛地摇晃不定。

“啊！怎么办、怎么办？”她一吓，身子跟着惊险款摆，眼看就要一跤跌下湖里。

“不要乱动，快坐下。”段樵使劲稳住船身，却还是敌不过一遇到紧急状况就没大脑的杜飞烟。

她居然整个身躯倒向小船的一侧，令原已几欲倾覆的舟身，完全翻覆过去。

“啊！怎么办？我不谙水性，啊！我会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她已达呛了好几口水。

段樵看她载浮载沉的狼狈相，直觉好气又好笑。幸亏他水性极佳，游泳技术更堪称一流，才能将她平安“拖”回岸边的斜坡上。

“对不起。”杜飞烟好生歉疚，湿冷冷的衣裳令她面色发白，牙齿不停打颤。

“都怪我笨手笨脚，害你跟着遭殃。”段樵轩眉紧攒，虽没吭气，但脸上的神情明白写着：对！你是个大笨蛋，以后我再也不带你出来划船了。

“坐过去一点，我要起火。”她什么地方不好坐，偏坐在一堆干枯的树枝上。段樵只能无力地摇摇头。

“你生气了？”杜飞烟快受不了自己莫名其妙地变得迟钝了。“很抱歉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老出状况，你一定憎厌透了。”“没那么严重，你只是让我多半时候不知所措。”段樵很快地升起熊熊烈火，热腾的火苗让杜飞烟惨白的小脸恢复了红润。

“你一定很难忍受我的粗心大意。”“还好。我只是比较讨厌没智能的女人。”那不就是指她吗？杜飞烟呕得想把他的嘴巴打烂掉。臭男人，不会甜言蜜语也就罢了，为什么他老是含刺带棍，不露声色地将她损得体无完肤？“你放心，回去以后，我立刻收拾行囊走人。”再待下去，她迟早会被他用话活活气死。

“我说过了，你可以留下。”他在火堆上架起两根长长的树枝，将袍子和长衫披在上边烤。

杜飞烟抬头仰望他厚实壮硕的背肌，竟萌生一股想拥抱他的激动情怀。

“为什么让我留下来？你不担心我会破坏你和单琳琳的好事吗？”“我和她之间不劳你费心。”段樵道：“你留下来对我是一种试炼，和过往平淡无奇，甚至无风无浪的日子比较起来，有你在，我的生活显得有趣多了。”有趣？原来她不是一无可取。

“你使我每天都在糟糕与焦虑中度过，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。”他的一生纵有许多挫折，但都能一一克服，在他二十六年的生命里，“困难”二字还不曾真正出现过。

直到遇见她！

“我会慎重考虑你的提议。”杜飞烟见夕阳斜垂，游客已逐渐散去，料想这光景大概不会再有人经过这儿，便脱下外衣交予段樵，请他帮忙烘干。“糟糕！你给我的休书被湖水泡得糊掉了。”段樵听了一点也不在意，只想开口大笑！

5

经过一番风雨摧折，段樵索性将整栋宅院大肆翻修，前后共耗去两个月的时间，让庭院里里外外展现全新的风貌。依河临街的院落，霎时粉墙照影，蠡窗映水。

按杜飞烟初步兼大略的估算，这笔修缮费，起码得花上数百两银子。

段樵一副穷酸样，怎会有这么多钱开销呢？莫非他得知她有一千两的嫁妆，算盘打到她的头上了？也不对呀！据建造的工人说他已经把所有帐款全结清了，可见他的确是“怀财”不欲人知。

旺盛的好奇心，令杜飞烟吃饱闲闲没事就在屋里庭院到处梭巡，寻宝似的不放过每一个可能藏银的所在。

找了十八天，她终于宣告放弃。甭说银子，她连只耗子也没找着，这个表面老实，心底坏坏的男人，该不会把钱藏在外头吧？首先闪入杜飞烟脑海的就是单琳琳。哼！这女人最近老是三天两头到“她家”串门子，再不便假藉她弟弟拜师之名，邀段樵到她家去。

她这个有名无实的段夫人，好象已被架空权限，在段家越来越没地位了。

搞不好单琳琳是穆天魁派来卧底，好离间她和段樵之间感情的奸细，否则为什么自她出现以后，穆天魁就销声匿迹，不再兴风作浪了呢？杜飞烟觉得自己的推理完全正确，由此可知，段樵如果继续和单琳琳瞎缠不清，恐也将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。

思及至此，她立刻冲入房中换了衣裳，准备到单家把她的“相公”救回来。

过桥过泉，向东至小吴轩。据说单家就建在望苏坡的后边。

杜飞烟绕过管丘池，望见段樵和单琳琳正坐在一块大石上对谈。她下意识地缩回步伐，躲在假山后，想听他们聊些什么？“这是令弟要我交给你的。”段樵取出一个小布包。

“是吃的？”单琳琳开心地笑得好妩媚，“先别说破，让我猜猜看。”有够幼稚！杜飞烟一眼便把它看出来，还猜！

难得段樵肯捺着性子，跟她慢慢玩游戏。

“是……糕点？”“不。”段樵木然地摇摇头。

“糖？”“是的。”段樵正要把布包打开，单琳琳又忙着按住他的手。

“让我猜是什么糖？松子糖？花生糖？还是……”咦？她猜就猜嘛！干什么经锁着眉，细抿着嘴，专心一致地好似在做一生一世最伟大的基业。看得杜飞烟眼珠子都要蹦出来。

聪明的女人懂得在适当的一刻装笨，这是她永远也学不来的。

瞧这情形，单琳琳对段樵除了卖弄风情，实在也没啥不良企图嘛！

忽然，单琳琳前倾，吻住段樵的唇。

杜飞烟一阵心痛，掩面由假山后奔跑着离去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段樵一愕，霍地跳了起来。

“难道你不喜欢我？”单琳琳早已偷瞄到有人在“看戏”，特地作出惊天动地的举止，眼见诡计得逞，邪佞地一笑。

“我的心意你很清楚。”段樵回身，望见杜飞烟狂奔而去的背影，不禁大骇。

“你担心什么？这样子不是很好，反正你对她没兴趣，不如尽早把她弄走，省得另生事端。”单琳琳坏心的说。

“我不希望她走。”如果上苍允许，他甚至希望一辈子留住她。

“为什么？你晓不晓得人家在背后怎么说她？扫把星耶！谁遇到了谁倒霉。”“小心你的措辞！”段樵风云聚会的眼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“本来就是。”单琳琳仗着和段樵是青梅竹马的好友，谅他不会对她如何，便口无遮拦。“她先是惹上了穆天魁，又和陆少华勾勾搭搭，根本是不知廉耻！”段樵狂怒，周身散发着慑人的力量，令单琳琳不敢造次。

“我……”她气焰陡灭，“我说错了吗？”“再敢污辱她，便是找死。”丢下手中的布包，他残酷地走了。

单琳琳恨意冒涌。“她哪点比我强？你告诉我！”

杜飞烟茫然的在空旷的野地里踽踽独行，寒风拂过她的长发，一绺飞掠过脸庞，她在咬牙乏际，连同那绺发丝一并咬住。

怨哪！

此情只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忽地，一阵达达的马蹄声来自右斜后边，她循声望过去，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沐浴在夕阳余晖中。

杜飞烟现在谁也不想见，她失意地站在三岔路口，内心纠葛着强烈的矛盾——走？不走？她没有哭，只是双眸无端地湿濡了。万万料想不到，泥足深陷、无法自拔的人竟会是她自己。

因缘总是魔，她百分之百中邪了！

骑在骏马上的人，越趋越近，终于跃到她身旁。

“杜姑娘。”陆少华实在很久揍，这时候跑来挑火苗，莫非他皮痒？“走开！我不想跟你讲话。”她向左他也向左；她转右他也转右，存心跟她过不去。

“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我是要定你了。”陆少华深情款款毫不掩饰。

“亏你说得出口，别人的妻子，你凭什么要？”杜飞烟睨他一眼，忿忿地朝后走。

“执迷不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陆少华飞身挡在她面前，“段樵不识货，不懂得珍惜你，跟着他除了伤心之外还是伤心。”“我哪有伤心，你别瞎说。”杜飞烟转向右侧，竟见一棵老榕树直挺挺的阻在中间。

她忙要回身，陆少华却逮住机会将双臂锁了上来，令她局促在狭小的天地里进退维谷。

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他的面孔贴近她的，良久，他的目光梭巡着她嫣红的小嘴。

陆少华贼贼地浅笑。“我若吻你，他会怎样？”在他眼里，段樵是倨傲不可一世的男人，相识十余年，他甚且没好好和他说过话。

段樵不结交达官显贵，不卖弄文采武艺，乡里百姓照样敬他七分。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别人就只能靠边站，他的光芒让陆少华这个世家子弟变得黯淡无奇。尤其可恶的是，他永远摆出一张与世无争的脸。

“不可以，你调戏良家妇女，得吃牢饭的。”杜飞烟躲无可躲，只能紧靠着大树的枝干。

“能欣赏到段樵受挫的表情，被关几天也是值得的。”陆少华的唇拂过她的鼻尖，缓缓下移。“我真的很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……”杜飞烟闭起水眸，预备举起右脚，给他致命的一击——但有人手脚比她更快！

“你想看？我就是这个表情。”段樵狠狠地将他踉倒在地。

“你！”陆少华怔住，慌忙爬起，又羞又怒地瞪着他，“你不是不要她吗？脚踏两条船，算什么正人君子？”“滚！”段樵一个连环踢，吓得陆少华猛喘

大气。

“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等着！”跃上马背，他跑得又急又惶。

段樵没空理会他，他的注意力全数集中在杜飞烟身上，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你干嘛来多管闲事？”杜飞烟有点后悔没让陆少华吻她，她也想看看段樵的表情有没有一点醋意？“你是我的妻子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”他理直气壮地牵住她的手，朝回家的路走去。

“放开我，我不要跟你回家。”杜飞烟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照着他的手背便咬下去——赫！牙齿好痛。她差点忘了他是“铁人”，浑身上下全硬得像石块，这种人怎会温柔待她？“那么……你想上哪？我送你去。”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想以后就不再麻烦你了。”她转身朝后，见浓密林地深无边际，前面的湖泊幅员辽阔，此刻夜幕渐垂，连艘小艇也没有，教她如何离去？

“呃，可不可以最后再麻烦你一次？一次就好。”段樵饶富雅量，别说一次，十次都不成问题。

但见他撮口为哨，蓊郁的树林内旋即奔出一匹黑色宝驹，跳脱飞扬又温良乖驯地伫候在段樵身旁。

“起！”马儿毋需指示，便一路疾驰下山，不消一顿饭的工夫，已将他俩载回段家宅院。

杜飞烟没说上要上哪儿，段樵便自然而然的把她送回家。

“累了吧？”段樵系妥马儿，挥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，也许是太热，他连上衣也一并解下。“你先去沐浴更衣，我吩咐周嬷嬷准备晚膳。”他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泰然自若，好象他们是真真实实的一对夫妻，允许床头吵床尾和，而她负气嚷嚷离去的威胁话语就显得矫情造作，毫不见火力。

杜飞烟用力的咬牙切齿，她不信自己措手不及的就……爱上他。

她呆杵原地好半晌，才进房拿了干净的衣裳准备到澡堂梳洗。

周遭阒无人声，氤氲的水气自澡堂散逸出来，她走近时，听见斜侧的水缸旁有冲水声，好奇地趋前一看——是他！

第二次目睹他光裸的背，依然有股强烈的撼动。只一眼，她已无法把视线移开……他是一个俊朗强健，英姿飒爽的男子，充斥在此空间，无比的壮大，仿佛天神般慑人魂魄。

身体袒露的部分，闪射出古铜般的光泽，即使夕阳渐冉，四野黯沉，那光泽依然反映在杜飞烟的瞳眸中。

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的魅惑人心，使她不禁要怀疑，他真是她所熟知的那个不解风情的呆头鹅吗？水渍从他傲挺的背肌徐缓滑落，途经虎腰来到臀前的小沟。他弯身，褪去长裤，露出男儿本色——杜飞烟胸上一窒，险些喘不过气来。

天！她做了什么？太可耻了，她居然偷看大男人……转身掩入澡堂，她的心儿仍扑通剧烈狂跳。

好在没让他发现，否则岂不羞死人了；然，他是真不知，还是佯装胡涂，以他的武功修为，没道理呀！

赫！她的脸铁定红成紫酱菜色了，忍住心慌意乱，杜飞烟迅速剥光衣服，跳进澡盆，让蒙蒙的水气替她掩饰羞赧的心绪。

只有在这里，她是放任的，可以尽情地享受孤独的荒淫。等等，她刚刚是用“荒淫”二字吗？完了完了，越来越有失妇德了。

她努力想“改邪归正”，但思绪仍纵情游移。情爱这东西太飘忽了，求之难得……糟了，手指也开始不受约束地随着思绪蠢动……为什么那揉搓着她身体的手，不是他的手？如果他粗暴点，她应该、或许、可能会屈服吧？下意识地，她把腿张开些，喔！水好烫，猛如邪魅幽魔，一一窜入她里头了……但愿抱紧她的是一个真正的硬汉，锲而不舍，义无反顾。她任性地迎合着这一虚拟假象……忽然，她仿若万念俱灰，眼泪长串跌下两腮，消融在澡盆里。噤哑的淋渗快感，变得痛楚而无地自容。

她起身，用心擦干身子，却气恼地发现褰裤忘了带。怎么办？刚才明明拿在手上的，想必就掉在附近。

她心想先用擦布里住身子，到门外瞧瞧。他应该走了吧？希望这时候不会正好有个丫鬟闲晃过来，害她春光外泄。

好暗哪！庭院森森，晚风悠荡。月儿娘娘晶莹而嘲弄地窥照着她。

讨厌不是掉在门边？也不在花台、草丛中，会在哪儿呢？“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”段樵将一条粉紫色褰裤掷过来。

杜飞烟反射性地伸手去接，不料包里的布巾，竟登时滑向两膝——“啊！”她仓卒背转身躯，段樵的袍子已覆住她的香肩。

“你偷走我的裤子？”她想栽赃。

“是你自己掉在长廊上，谁对这种粉粉绿绿的小裤子感兴趣。”好心没好报，段樵剑眉一拧，懒得理她。“赶快把衣服穿好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对于她完美匀称的胴体，他居然视若无睹？杜飞烟的失望是无以复加的。她还不确定段樵是否真的“不行”，但笃定且了然于心的是，他不爱她。

面对一桌子可口佳肴，杜飞烟丝毫激不起丁点食欲。千方百计都得不到他的青睐，她该再加把劲？还是放弃另觅良人？“明日我将替官府押一笔镖银到河北，可能一个半月之后才能回来。”段樵抬眼睇向她，等候她的响应。

男人出门干活赚钱养家没什么不对，杜飞烟虽然不舍，也只能含笑隐泪。

“去那么久，想必可以挣到不少酬劳。”他赚的钱从没给过她，随口问问，没啥用意。

“这趟是义务的。”段樵胃口极好，连吃下三大碗白饭和半斤牛肉。

“做白工你也去？”一个不小心，她的嗓门就变大了。

“这批镖银是赈灾用的，所有的镖师都不取分文，我当然没理由例外。”段樵脸上微微不悦，觉得她有些唯利是图。

华中水患，瘟疫蔓延，导致生灵涂炭，这消息她早已听说了。前阵子，寺庙主持发起乐捐，她还大力捐了一百两呢！真是狗眼看人低！

杜飞烟非常愤怒段樵那张鄙夷的臭脸。他最好永远不回来，她才得以名正言顺当个风骚小寡妇，哼！

“很好呀！做善事人人有责，你何不捐献一点，以示慷慨？”谅他家无横财，不会有多少积蓄好拿来“挥霍”，杜飞烟特意把话说得尖酸刻薄。

“我已经捐了两千两了。”段樵面不改色的模样，好似说的只是区区二两银子。

“什么？”他几时暗杠了这么多钱？“你对外人都比我大方。”两千两耶！怪了，他究竟将银子藏在什么地方？该不会怕她“妙手空空”，而随身携带吧？防妻如防贼，太可恶了。

“你不愁吃穿，要钱何用？”成亲以来，他已善尽为人夫婿的责任，一干物用均是上等货色，还雇请了六名佣仆供她差遣，这等礼遇，已大大超出一个“恩人”的范围了，再不满意，就该遭天谴！

“逛大街，买零食，万般皆要钱。”杜飞烟显然忘了，几个时辰以前，她还嚷着要搬出去自己住；现在的她，已是十成十河东狮子的黄脸管家婆了。

段樵欣然点点头，她越放胆要求，就表示她越有可能留下来。只要能留住她，他并不介意当散财童子。

“一百两够用吗？”他问。

一个半月吃一百两的零嘴，没噎死也会胀死！

杜飞烟给了他一抹虽不满意，但还可以接受的笑靥。“你几时出发？”

“明早接了琳琳以后。”“她也一起去？”杜飞烟瞠目结舌，狠盯着段樵。

“是的，因为……”“我不要听！”她丢下碗筷，起身奔回卧房，任凭段樵在廊外喊破喉咙，她也不肯开门。

“你听我解释好吗？”“滚！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。”抓起被子包住头脸，也堵住耳朵，她兀自让决堤的泪水，争相淌落衣襟。

廊外天际，几缕淡云浮撩，幽幽荡荡仿如满怀心事。人寰处处有争执，总是纷纭难解。

许久，急促的剥啄声悄然而止。杜飞烟扯开被褥，一颗心跌入万丈深渊，还不停地一直坠落……突然，她感到极度的孤寂，整个世界好象都离她而去，如流云一般。

她疯了吗？陆少华说过，段樵是一个永远不会回头看她的男人，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！

原仅是一条权宜之计，却不料演变至此，害她比以前更穷途末路，更饱受折磨。

人未走，心已远扬。

每一朵花都该有一只蝴蝶，一如段樵选择了单琳琳，那她呢？她有什么？痛哭了一整夜，她故意赖在床上，直到日上三竿，揣想段樵应已出门远行，才慵懒地挨至梳妆台前，细细地描眉擦粉。

她不能就这样颓废下去，段樵不要她，她更应该坚持美丽的活着，以实际行动追求自己终身的寄托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不是吗？她先把脸擦得嫩白，嘴儿抹得嫣红，戴上两只金钻灯笼坠子，贴着三个面花钿；长发打成了盘髻的松髻，结成云香，周围小簪儿、翠梅钿儿玲珑环绕，妖艳如勾人魂魄的神女。

再给它系上沉香色水纬罗对衿衫儿，短衬湘裙碾绢绫纱，五色挑线，裙襖滚上雪白素缎子；足蹬高底金云鞋，上锈金丝玉蟾宫折桂。

款款丽姿，小脚袅娜而过，细步尘香。

这样还不够美吗？杜飞烟对着镜子，再次怒咒段樵的有眼无珠、不识美女。

是他逼她红杏出墙的，唉！坏坏坏！他们之间啥也没有，怎可滥用成语，没地污蔑自己？总之，从今儿起，她要到大街上招蜂引蝶，证明她才是万人迷。

双手拉开房门——她差点和门外的人撞个满怀，“你……还没走？”段樵大吃一惊，她是谁？这张泛着红晕的俏脸，令他……情不自禁，陡地怒火中烧。

“你为何做此打扮？”他的口气很差，弥漫着火药味。

“不可以吗？”杜飞烟故意轻浅回眸，绽放出万种风情。“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。”段樵的妒火猛地窜自瞳仁。“我离家这段时间，希望你……安分守己。”“凭什么？”杜飞烟拿纤纤玉指戳他的胸口，“允许你带着女人去游山玩水，却不准我‘稍做’装扮，你真以为是我丈夫啊？”哼！不让她出去，她偏要大摇大摆走出去给他看。

“站住！”段樵紧握拳头。他是无权管她，但他就是要管，没有凭什么，只因为她是他的！

“我偏不！”下一刻钟，段樵已将她擒住，强行抱入房内。

杜飞烟听见房门被用力踢上，接着，整个人被用力抛向床榻，摔得她好疼。

段樵勃然按住她，用袖口狠狠地擦去她辛苦抹上的胭脂水粉，直到回复原来面目。

杜飞烟骇然惶恐地望着他。

他也凝视着她，灼灼炯然的黑眸中，血丝密陈。

按住她胸脯的手颤抖了一下，情感和理智激烈挣扎中。晌午的阳光变得暧昧而狰狞，张牙舞爪地企图吞噬他俩。

段樵俯身，脸面与她近在咫尺，呼吸可闻……“我要你，为我……安分守己。”他的唇叠上她的。

最缠绵难喻的当口，长廊外忽地人声嘈杂。

“单姑娘，你不能进去，那是我家主子和夫人的厢房。”周嬷嬷上气不接下气，边跑边喊：“快来人，烂住她。”“谁敢过来就得仔细皮肉。”单琳琳凶巴巴地扯着尖拔的嗓子。“去告诉段樵，我要见他！”杜飞烟惨然地一笑。“你走吧！免得她在这儿大叫大闹，伤及无辜。”“我会尽快回来。”他的手掌抚向她的颊，非常用力的搓揉。

“你弄痛我了。”其实她的心比她的脸还疼。

“答应我？”他不愿走得牵肠挂肚，好歹他要她给个承诺。

“段樵、段樵，你在哪里？快出来，车队要出发了。”单琳琳叫魂似的，声音充斥房里每个角落。

杜飞烟才要回心转意又狠下心肠，悍然道：“不！”“你——”他目露凌厉光芒，又准备袭向她……“段樵！”房内一下子被推开，单琳琳闯了进来，“知府大人在门外等着，快呀！”“飞烟！”他仍要她的承诺，人焦躁不已。

“走了啦！有什么话不能回来再说吗？”单琳琳佯装没看见她，只一个劲的将段樵往外拉。“你答应陪我回榕县的，不许你食言。”“飞烟，我在等。”段樵甩开单琳琳的手，逼着杜飞烟追问：“如何？”真是可笑，当她是白痴吗？杜飞烟瞪着单琳琳得意的神色，心已四分五裂，气得想泼妇骂街，想咬人。

“我说过了，办——不——到。”安分守己？你想得美！

段樵双肩齐垮，身形有些踉跄。早知是奢求，他却偏要一试，如今，至少可以坦然死心。

“那么……你保重。”他虚浮的步履依然难舍，但没有停歇。

以为无欲无爱，冷心冷血的男人，竟也可以澎湃汹涌地倾注情潮。

前景如一团黑雾，灿灿白昼，驱不走他眉下眼底重重笼罩的阴霾。

他原该潇洒来去，如今却……情爱果然磨人。唉！他真悔不当初。

他冷冽如子夜寒星的眼，教身旁相偕而行的单琳琳，心悸骇栗不已。

“你……还好吧？”单琳琳从没见过他这样，好可怕喔！

他艰涩地点点头，面色却难看透顶。

“是那女人惹你的？”他不语，目光有意无意地飘向后方——没有她的身影，她连来送别都不肯？烈日的光芒像一把弯刀，直刺他的五脏六腑……

6

六十五天了，音讯全无。

他不会回来了吗？早知这样，就不要白白安分守己了两个多月。

杜飞烟枯坐小亭内，庭院寂宁空旷。回房吧！妙龄少妇，不！她仍是处子，该说是目少女才对，唉！红烛独坐，翡翠衾寒芙蓉帐冷，日子好难熬。

不如，出去溜达溜达。

主意打定，她慎重地换上秋衫，重点式画一下妆，霎时整个人便又神采飞扬，矫媚地美丽了起来。

她不能为了一个心猿意马、乐不思蜀的坏男人，糟蹋了大好青春。

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不得意时更要自行找乐子。

今儿街上好热闹，小贩叫卖得特别起劲，想是中秋将近，大伙赶着采办牺牲祭品。

杜飞烟拿出段樵留给她的二百两换成碎银，到清波门，遇着陆少华，她大方走过去跟他打招呼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陆少华一怔，有些受宠若惊，没想到她还肯理他。

“你近来可好？”他风闻段樵帮着官府护送赈银到河北，只不知回来了没？“好啊！只是很无聊。”杜飞烟觑到前面石梯上有空位，一派洒脱地坐了上去，还刻意留出地方给陆少华。

“段樵还没返家？”他老实不客气地倚着她坐下。

“他回不回来，与我何干？”杜飞烟努力想表现得神采自若，“你不已经知道，我嫁给他纯粹是为了回避穆天魁的纠缠。”“你终于肯面对现实了。”陆少华紧盯着她，“万一穆天魁知道了真相，怎肯善罢干休？”“他不敢招惹段樵。”这是她一直不愿擅离段家的主要原因。段樵形同她的护身符，顶着他的姓，她才能够高枕无忧。

“所以你准备继续耗下去，用美好的青春岁月换得一时的苟安？”陆少华移近身子，一手搭上她的肩，“我是这么喜欢你，何不给咱们彼此一个机会？”“我……”她承认，他的确是百里挑一的好对象，不仅家世显赫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、相貌堂堂。只是若选择了她，她心中仍不免有缺憾。“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总得和段樵先作了断，否则难杜悠悠众口，要不了三五天，就会被冠上‘淫妇’的罪名。”“你愿意认真考虑？”这代表他还是有希望。

“唔。”她和段樵没有誓言盟约，只有悲哀的决裂，他不回来，她也没有必要傻等下去。是到了认真考虑自己未来的时候了，大不了回去伪造一封休书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自己另嫁他人，反正段樵早八百年前，便已经休过她一次了，她心想。

“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”陆少华喜悦难掩，笑得好不得意。“今儿难得出

来，我陪你游湖散心。”“好啊！”有人讲讲话，总比一个人孤零零的好。

经过海涌桥，陆少华雇了一艘瓜皮艇，沿途为她讲解三潭印月和阮公墩的由来。

他不像段樵那么惜言如金，一路上只听他滔滔不绝，说得意兴昂扬，热闹非凡。

杜飞烟只是陪着笑脸，偶尔点头附和两下，谢谢他卖力演出。和段樵相较之下，他用心也体贴得多，为什么她以前一直没注意到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？“杜姑娘可知虎丘如何得名？”“据说是丘如蹲虎，所以叫做虎丘。”

“不。”陆少华笑着摇摇头，“千年以前，吴王阖闾埋葬于此，三天后，白虎踞其上。待会儿我们便可见到主景。”杜飞烟听得心悦诚服。“陆大哥真有研究。”换作段樵，绝对不肯悉心为她解释这些。

“段樵没告诉你嘛？他或许比我更清楚呢！”“请不要提他好吗？”即使她心里总没片刻忘了那薄情汉，但一闻及他的名字，仍令她情绪大坏。

其后，连着十余日，陆少华一得空就邀杜飞烟出去揽胜。她也不避讳邻里的闲言闲语、指指点点，大大方方的抛头露面。

快三个月了。段樵十之八九不会回来了，她心中的失望和愤恨是等量俱增的。存着微妙的报复心理，她甚至刻意表现得和陆少华情苗暗生。或许有一天，她真会爱上他也说不定。

段樵不喜欢她，那就让他恨吧！起码表示他在乎。可是，倘使他无动于衷怎么办？

九九重阳那一天，杜飞烟应她娘的要求，返家同她爹小叙。父女毕竟是父女，尽管南柯大梦功败垂成，杜万里也只能忍火吞怒，在老婆的淫威兼恫吓下，欢天喜地的女儿迎进门。过往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不算，还当场损失五百两银元，给她做“零花”。

女婿呢？姓段的那该死的，敢诱娶他女儿，难道不敢来见他这位泰山大人？义务护送赈银？讲什么东东！吃饱撑着也不需要蹚这种生鸡蛋的没有，鸡屎倒阿了一大堆的浑水！真是愚蠢加三级的人，还让他把女儿勾引去，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

杜万里少不得心血来潮又大肆数落一番，令杜飞烟差点当面掀他桌子。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横竖荷包满载，此刻不走更待何时？途经单琳琳挂牌的醉花楼，她不知不觉放慢脚步，犹豫着要不要进去问问段樵的讯息？或许在门前徘徊得太久，引人特别侧目，大门赫然开启，走出一名老妇人。

“姑娘找谁呀？”老嬷嬷声音沙哑，嗓门好大，一双精光四射的眼，直盯着她瞧。

“呃，我是单姑娘的朋友。”杜飞烟心虚地低垂着螭首，尴尬地说着。

“听说她已经回来了，可是等了半天还没到。大概在忙着她爹的丧事，才会这么久……”“她爹过世了？”他们不住一起吗？河北离这儿可有好长一段路途。

“是啊！她爹上回写信来只说病得很重，哪知道没隔多久就回老家啦！可怜我姑娘当了五年的烟花女，赚了大把银子，终究救不回她老爹的命。幸亏有段公子襄助，否则看她怎么熬过去。”杜飞烟倏地只觉脑子嗡嗡作响。她误会段樵了，原来他们不是……原来他们是……不记得是怎么告别老嬷嬷的，她一脚高一脚底，忐忑来到昔日她和段樵初相遇的街口，怔忡地跌坐在

石块上，思潮如涛。

她紧咬着的唇，微微沁出鲜血，和脸面融成一种绝望的颜色。她从没见过此刻这样恼怒过自己，为什么她要那么任性，那么冲动？如果那天她肯听他解释；如果她没因单琳琳的出现就被妒火烧昏了头，也许她和段樵还能有未来。

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
夜深了，寒风刺骨，风声飒飒，四野空寂近乎恐怖。

杜飞烟仿佛没有知觉，跌跌撞撞回到段宅，已过了子时。

“你刚回来？”这声音仿佛来自幽冥地府，杜飞烟整个心神猝然地被段樵一双烈火怒焚的黑眸吸了进去，如坠深渊。

“我……是的。”预期该有的惊喜，尽数化成愧疚和诧异。

“这么晚？你同他在一起？”一入城，所有的风风雨雨全部自动传入他耳中，回到家中，看到陆少华为了讨她欢心送来的大大小小礼盒，他再也忍抑不住，怒气在他体内已持续燃烧了近一个半时辰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。”千万招供不得，她告诉自己死不承认方熊保身。每次她爹到外头偷腥，都是用这招蒙混过关的。

“撒谎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他的拳头握得颤抖，满脸通红，鼻翼因激动而张得老大。他咬牙切齿，骂了句他平生从未讲过的话。

“原来你如此淫荡！”杜飞烟凜然一怒，抬头之际，竟挨了他一记耳光。她痛得眼前金星乱冒，泪珠儿流窜而下。

“我瞧不起你！”杜飞烟抚着脸上五个指印，嘴角溢出鲜血，红唇猛然抖着。

问题是她打不过他，开骂又浪费唇舌，这巴掌就算扯平了，以后他们谁也不欠谁。

她把嘴角的血渍抹净，平静地走到案前，取出文房四宝。

“以后咱们各行各的路，我不怪你，你也别来怨我。”杜飞烟凄怆地说道，却只觉心疼如绞。

段樵盛怒地，挥掌将笔、墨、宣纸扫落一地。“你们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你和他有没有？有没有……”他竟敢污辱她？！事关清白，他怎么可以？杜飞烟气得理智尽失，两眼烧红。“有又如何？”“啪！”突然挥来的这巴掌力道更强，使杜飞烟整个人跌扑到床榻上，嘴角的血越发殷红倾注。

她呆掉了，剧烈的痛楚让她无法思考，只是本能的把身子缩进床底，以躲避他的粗暴和无情。

段樵也怔愣不已，他是为什么来着？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，驱使他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出此毒手。

是爱吗？只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情感，才可以让人如此愤怒。他仿佛听见自己的心狂跳着，自责的长鞭抽过他的肺腑，但还是不能遏止那闪烁无名的怒火。

天哪！他像一名赌徒，激狂地只想孤注一掷——原始的兽欲不断挑衅他的理智，令他如拉紧的弓弦，又像受伤的雄狮。他趋近她，着魔似的攫住她的身子，撕掉她的衣裳，气焰迫人地令她害怕不已。

杜飞烟连哀求挣扎都无能为力，唯有泪水潸潸，滴向他同样光裸的胸膛。

“你为何不肯安分守己？”他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，他等待这一刻已

经太久了。

谁能猜透，在他堂皇耿介、波澜不生的外表下，有着一颗怎样火热炽焚的心？他的唇含住她的，近乎粗暴地辗转舐吮，笨拙的双手，焦灼地想要占有她的每一寸肌肤……慌乱之中，他瞥见了她手臂上的守宫砂——“你？原来你没有？”这一个震撼为他带来更强烈的渴望，他近乎野蛮地扳开她的腿，迫不及待地闯了进去。

从未有过的撕裂感让她快窒息了。痛楚过后，她却兴起莫名的、羞耻的酥软快感，怎么会这样？她真的是淫妇吗？没想到，他方才犹狂暴如一头兀鹰，这会儿却突地温柔起来，他的舌轻轻地挑逗、吸吮，双手饥渴地游走……她忘了该抗拒；该抵死不从。红潮泛满全身，她的娇躯更是抽动不已，口中低低吟哦，搁在他背上的柔美，不自觉地环紧……天快明了，累了一整夜，他乏力软瘫地覆在杜飞烟身上。原来他是如此无法自拔地迷戀着她，和她的身体。

一个女人竟能这般缱绻地挑起他的欲念，令他一发不可收拾，真是始料未及。

她相信吗？他是这样热烈的爱着她。

近百日以来，他天天念着她、想着她，但一思及临别前她那决裂的眼神，就有如利刃刺进他的五脏六腑，似油煎火燎般痛不欲生。

可是她为什么要欺骗他？一直以来，他小心翼翼不敢踰矩、侵犯她，但愿在那一刻，她是绝对心甘情愿的。

孰料，他搞砸了。蛮横夺走她的清白身子，他非但不愧悔，还感到酣畅销魂。

他将杜飞烟紧紧抱在怀里，紧得彼此都透不过气，急剧起伏的胸口拍击着对方。

“我不会放你走的。”他喃喃低语。

“你留不住我的。”杜飞烟坚决的口吻一大半是强装出来的。

她的感情宣泄得比她想象的还来得激昂，但这不代表她就该原谅他恶劣的暴行。

段樵挪了一下身体，凝睇着她的眼，“别这样，我是个粗人，不懂斯文的手段，必要时，我使用的仍是蛮力，仍是粗暴的方法。”“你竟然打我？”肿胀的两腮说明了她的畏惧，她气他更怕他。

“我不许你喜欢别人。”他将温热的唇熨在她的红额上，怜疼地摩娑着。

本来只是痛，现在又如了麻痒。杜飞烟心想，这个老实头一点也不老实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“你先起来，咱们来把总帐算一算。”让他沉甸甸的身躯一直这么压着她，迟早会断气的。

段樵根本不依，他眷恋着这种感觉。他不是个风流公子，他的爱恋却是直接的，毫不矫情伪装，离了此刻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把她揽在怀里疼惜。

争执不得要领，杜飞烟索性睡一觉再说，反正她已经累得没力气跟他吵架了。

被自己的丈夫玷污了，不知能不能告官？杜飞烟“挂”在床沿边，两条光溜溜的脚丫子晃呀晃地，不想哭更笑不出来，只想找个人当受气包，让她好好发泄一顿。

昨夜的温存，清晰浮现脑海，挑勾着她的每一条神经。没想到竟让个没什么情趣的鲁男子轻易的掳获了她的心，真没出息！

他到哪儿去了？八成又去找单琳琳了。普天之下，像她这么宽宏大量的女子诚属少见。往昔忍他，是因为没权，今儿呢？她已经是他的人，做什么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忍耐？告不了他，管他总可以吧？霎时，她整个人都理直气壮了起来。杜飞烟换了白绕水衫，蓝缎裙儿，略略施了脂粉，准备出去展现她河东狮吼的威力。

可这周嬷嬷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选在这时候闯进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杜飞烟没好气地说。谁教她大嘴巴，有的没的胡说八道一通，害她被“冷落”的事实传遍大街小巷，连陆少华、单琳琳都知道。

若非念及她的厨艺实在不坏，干活也挺勤快，她早就向段樵挑拨让她回去吃自己。

“是爷吩咐把他的东西搬过来，从今天起他要住这儿。”除了几个木箱，她还差人扛着一个朱漆的钢制盒子，置于云石桌上。“这是爷送你的。”

“嗯！”杜飞烟打鼻孔冷哼一声，看都不看。“他搬来这里，那我住哪？”周嬷嬷好笑地捂着嘴，“夫人怎么这样说话？你们是夫妻，同床共寝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以前那样分房，就……太不正常了。”“嘎？”她倒忘了。那坏蛋还真懂得顺理成章的道理，轻易就打算“登堂入室”。

周嬷嬷好象没注意到杜飞烟一肚子不悦，认真盯着她的脸，诧异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，动作太过激烈弄伤的吗？”拜托，老嬷嬷你就不能含蓄一点吗？杜飞烟狠狠白了她一眼，切齿道：“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可别乱嚼舌根。”

“是吗？”周嬷嬷暧昧地眨眨眼，坏坏地笑说：“床上那摊血又怎么说？”“哪有？”生理常识不及格的她，猛回眸才瞥见被褥、床单上狼藉一片，赶忙跑过去遮住。“你敢嘲笑我？”“冤枉呀！”周嬷嬷抿着嘴，轻点了下她的鼻子，“你和爷能够恩爱相处，我们下人的高兴都来不及了，哪会嘲笑你。”“你会高兴才怪，你不是一直巴望单琳琳当段家的女主人？”杜飞烟酸溜溜的说。

“我又不是老糊涂。”周嬷嬷辩解道：“其实这全是杜老夫人的意思。”“我娘？”杜飞烟难以置信地睨着她。

“是啊！老夫人早猜中了你和爷这出真戏假做的事儿，她交代我把这秘密泄漏给单姑娘和陆掌门，一方面探测爷的心意，一方面帮你厘清方向。”周嬷嬷略带笑意地盯着杜飞烟。“哪知道一测就测出你眼中两簇妒火，老夫人真是料事如神。”“才怪！”对于她娘的鸡婆行事，她一点也不感激。依她冰灵聪明、超级理智的才情，哪需要旁人帮着澄清什么鬼方向？“除了这些，她还叫你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？”“应该没有了吧，就算有也……”

“嗯？”杜飞烟锐利的眸光一扫，同嬷嬷马上噤若寒蝉。

“没了没了。”周嬷嬷做不得大勾当，口里猛否认，眼睛还直往金漆木箱瞟。

杜飞烟也非等闲之人，随便一瞄便已心知肚明。

“这箱宝物，是……我娘送的？”段樵那鲁男子，谅他没那等细心眼，知道拿东西来讨好她。

“呃……”做人有时候连沉默也是撒谎。周嬷嬷过了多少桥，吃了多少盐巴，居然也会说给它漏勾去，不是老糊涂是什么？“你去告诉我娘，就说我丁点都没怀疑，还兴高采烈、欣喜若狂的收下这份厚礼。”既然她娘爱当烂好人，她也没必要拒之门外，金银珠宝，多多益善哪！诚所谓以其人之计

还治其人之身，不拿白不拿。

“你……有吗？”“你有意见吗？我是你的主子，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啰哩啰唆的烦不烦？”周嬷嬷欠身后要离去，她不知忆起啥，又将她唤回。“我娘怎知道段樵和我已经……替他送来这箱礼物？”“这……”周嬷嬷一阵青一阵白的脸色，把什么都招了。

杜飞烟实在不晓得该拿一把利剪割了她的舌头，还是直截了当炒她鱿鱼。

“既然你不说，你就去投靠我娘，当她的老妈子好了。”简直是养老鼠咬布袋。

“不不不，你千万则赶我走。”周嬷嬷抽一下鼻子，眼泪立刻垂下，“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，你也了解老夫人凶悍麻辣，谁敢不从，日后就不曾有好日子过的。”这倒是，她娘的泼辣堪称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，连她爹那只老狐狸都不得不畏惧七分，更何况是周嬷嬷。

“一开始我也抵死不从，可是老夫人说，只要我听她的，依她的计谋行事，就能使你和爷弄假成真，还可以多赚点钱贴补家用，所以……”杜飞烟皮笑肉不笑的挨近周嬷嬷，“如此说来，你对我仍算是忠心耿耿啰？”“当然，如果我有半句虚假，愿遭……”“够了够了，没那么严重。”杜飞烟弯身扯下被褥交予她，“去把它洗干净，关于我和段樵的事，除了我娘，别再告诉任何人。”“为什么？”这又不是坏事。

杜飞烟幽幽长叹，“我根本不确定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，而且我也不希罕做他的妻子。”“可，你们都已经……”一夜夫妻百日恩呀！

“这是一笔糊涂帐，当真不得。”杜飞烟无神地瞟向窗外，忽地悲从中来，泪水刹那间模糊了她的视线。“他真正喜欢的人单琳琳。”否则他也不会千里迢迢的陪她回乡安葬亡父，此等情分，是如何深重啊！

她怎么能和单琳琳比？“不可能的，老婆子我活了六十几岁，不会看错的。爷重视你远胜过单姑娘，他只是不善表达而已。”“你甭安慰我了，即便他对我尚有一丝真情意，我也没那个肚量容忍他享齐人之福。”“爷不会娶单琳琳进门的，她美则美矣，终究是个青楼女子。”身分贵贱，在一般市井小民眼中，仍旧是非常在意的。

“世俗荣辱，段樵断不可能放在心上。总之，我已经死心了，他想爱谁就去爱，而我……”她将何以自处？几个月前，她尚有机会到衙门当捕头，闲闲没事缉捕盗贼以自娱，但她把机会让给了陆少华，这会儿恐怕只得游手逸乐，混吃等死了。

“错错错，丈夫是你的，拱手让人是懦弱的行为，老婆子我不同意。”周嬷嬷持续道：“你先到澡堂舒舒服服洗个澡，稍后我再为你精心梳理一番，直接把单琳琳比到山脚下去。”要我去博他的欢心？“不必了。”杜飞烟自尊心特强，怎肯“纡尊降贵”，曲意承欢。

“死要面子济不了事的。”周嬷嬷发挥她浸透世情的本事，劝道：“喜不喜欢，要不要博爷的欢心是一回事，但败在别的女人手下，就事关重大啰！丈夫可以不要，但面子呢？尊严呢？”几句话撩拨得杜飞烟雄心万丈，剑拔弩张。被妒火和傲气烧昏头的她，居然听不出这段前后矛盾的劝进话语，瞬息间已下定决心，准备放手一搏了。

“可，万一……”下一个瞬间，她又踌躇不前。

“没有万一，得置之死地，方能再生。最坏的结果，不过是没了丈夫而

已，跟你现在的处境没啥两样。”周嬷嬷亦摩拳擦掌，预备帮助主子荣登胜利宝座，她好奴以主贵。

“也好。”略一沉吟，她有了比较妥当成熟的想法。

死马当活马医，不管成不成功，饶有遗憾是她不苟同的。美色对于段樵根本是毫无用武之地，这点，她比周嬷嬷清楚多了。

她要的是两心相属，而非短暂的迷惑。她可以美丽，可以妖娇，但不为别人，纯为自己。段樵假使不了解这点，就不值得她爱了。

7

入秋的江南午后，天气依然溽热难当。

杜飞烟不耐澡堂闷湿的感觉，周嬷嬷便指引她到宅院后方的一片“世外桃源”。

这湖泊奇小，位于后山的半山腰，湖畔四周野花环绕，绿草如茵，正前方一株大榕树，枝桠茂盛，垂落湖面。丛丛碧草环拥着一片雪白如玉的菟丝花，晶莹悦目宛如无瑕的丝绢。

宁谧静寂得只闻鸟鸣啾啾，俄顷，阳光如金粉自叶间悄悄洒落，为湖面翡翠湛蓝的柔美平添一份诱人的氛围。

杜飞烟脱下鞋袜，脚尖先滑入湖底。

挣扎了一下，她才解下衣衫，将整个人没入水中，这里地处偏僻，草长遮径，别说是人，连蛇兽的足迹都没有，不过她还是很谨慎，不时冒出头来环伺四野。

冰凉的湖水让她神清气爽，连日来的阴霾顿时化为乌有。她开始忘形地戏水嬉笑，仅及腰部的湖水，让她十分放心地悠游其中。

周嬷嬷好差劲，居然到现在才告诉她有这么个福地洞天，害她辛苦地熬了一整个溽暑，既热又烦躁。

她调皮地沉入水底，摸了好些大得吓人的蛤蜊和虾蟹，待会儿回去可以加菜打牙祭了。

尽情玩了一个多时辰，太阳忽忽已然偏西，她爬上大石块，穿好衣裳。由于日头依然温热，她倚在石块上，躺着躺着，竟睡着了。

晴空中飘来一人，粗犷的江湖中人，剑眉、深眸、高挺鼻梁。是她的丈夫段樵。

他立在她身旁，见她薄晕敷面，无瑕且细致的五官，洋溢着诱人的妩媚。

强悍武者，亦有一方柔情。他心神荡漾地挪近身子，当触及她襟前斜露的锁骨中白色雪嫩肌肤时，他再也把持不住。

他小心翼翼地吻着她的眼、她的鼻、她的嫣颊和红唇，像品尝美酿佳肴般。

说不出的震撼在他心底激荡着。怕唐突佳人，又不忍释手，铮铮铁汉的心中登时涌上万缕浓情。

段樵牵起嘴角，暗自思忖：这辈子，他一向自负雪月无情，风花不萦

于怀，誓言与山川日月、五湖四海相知相惜，而今，眼前的美娇娘粉碎了他多年的雄心壮志。

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。

他解开她胸前的盘扣，将手伸进去，再伸进去。像个采花大盗般，猛浪且无耻！

良心的谴责，制止不了他想要她的冲动。

于是，寤寐中的人儿如惊弓之鸟般的幡然醒来。

“你——”一句话便在喉间，久久发不出声。

他握住她方寸间的柔软，亦擒获她的芳心。

“对不起。”段樵惶急地缩回手，笨拙地想帮她把钮扣扣回去。

杜飞烟顺势咬住他的食指，这回她不敢太用力，让他稍稍感到痛就好了。

两个人就此纠缠在一起，各自思潮起伏，心乱如雪絮纷飞。

“大半天你上哪儿去？”她一开口就十足十的泼妇样。

“到单家。”“我就知道。”杜飞烟气极，一下脚底湿滑，侧身倾向湖面。

幸好段樵抓得快，否则她又要重新洗一次澡了。

“放开我啦！”一站稳身子，她马上跟段樵大眼瞪小眼，“你干脆搬到单家去住，还回来做什么？喔——你是不是在暗地里偷窥我很久了？”她决定以小人之心度他的君子之腹。

“琳琳的父亲过世，母亲又病重，她不得不再跑一趟河北，将她娘接来一起住。”“所以你又准备去当火山孝子，陪伴佳人？”“你用辞不当。”段樵颇能理解她的情绪，并不以为忤。“路见不平尚须拔刀相助。

况且我和琳琳交情匪浅，岂有置身事外的道理？”“是，你是大好人、大善人，你了不起，可以了吧？”她都快火死了，不想再跟他讲话。

“如果你也同意，希望能帮我一点忙。”段樵不知是装傻还是真傻，烈火已经快燎原了，他还要求得坦坦荡荡。“醉花楼的老鸨不肯再度让她回华中，开价三千两要求她为自己赎身，琳琳攒聚了一千两，我也有一千两，尚差……”“行。”段樵没把话说完，她已慷慨应承，“什么时候？什么地点？我将银票准时送到。”段樵难得地粲然一笑，他果然没看错她，如此大性大情，才是仁义至上的江湖儿女。

然而，这抹灿如朝阳的笑靥看在杜飞烟眼里，却乱不是滋味。一笑值千金？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。

普天之下的妻子都这样吗？“敢请素娴中馈里，也曾攻读内则篇”。每日致力于三餐菜式、四季衣裳，劳劳碌碌终此一生？像她倒霉遇到丈夫有外遇，就更忙更辛苦了，因为还得拨一点时间出来悲伤。

这何尝是她要娶的婚姻？一千两不能白花，一文钱都该有它合理的代价。杜飞烟表面上无风无浪，心里已七转八转搅成一团。

“明日晌午，就在醉花楼，那地方你不适合……”“我要丢。”她倒想看看单琳琳卖弄姿色、魅惑众生的地方是啥模样。

她不仅要去，还要带一个人跟着前去。“为什么她去得，我就去不得？”“你跟她不一样。”“哪里不一样？”出钱的是大爷，为善不欲人知已经过时了，明儿个她非要以大慈善家的姿态，去和单琳琳别苗头不可。

“你是我的妻。”让妻子到烟花柳巷，成何体统？“那她呢？她是你的谁？侍妾？”“飞烟！”段樵面容敛沉，戾气陡升。“休要无理取闹。”“不要对我

吼！做错事的是你不是我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走就是。”她一下怒火高张，神智昏乱，一时没注意小径上横陈的枝干，电光石火地一跤摔得满脸泥巴，好不狼狈。

“伤着了？”段樵十分自责，竟没扶住她。她走路经常跌跌撞撞，这已不是头一遭了。

“不用你猫哭耗子假慈悲。”杜飞烟愤怒难遏，七窍冒出浓烟，把一株树干折去大半，连不巧长在附近的野花野草也不放过，统统以残忍的暴力蹂躏。

“你的膝盖流血了。”段樵撕下袍角，打算帮她包扎伤口，她却愤而扯掉，并逞强地站了起来，这才发觉自己伤得不轻，连走路都有困难。

段樵冷眼旁观，一切尽收眼底。“不如我背你吧！”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太铁齿会短命。杜飞烟随便考虑了一下，便马上抬头挺胸，非常没有骨气地趴到他背上去。

段樵轻功了得，背脊宽厚，行知御风，动如蛟龙，偎在上边，如卧着舒适的床，令杜飞烟呵欠连连，还不忘挪出空档来胡思乱想。

“你以前……背过别人？”她的占有欲很强，就连过去的事也要计较。

“没有，你是我背过的第一个女人。”她一阵窃喜，高兴得无法形容。脸颊轻轻俯向他的肩胛，在他耳背后，迎上朱唇——段樵微愕，一个冷颤令他通体如电流奔窜。“你不生我的气了？”“什么？”她假仙的功夫已炉火纯青，“我只是震了一下，不小心碰到的，你别误会。”“噢。”幸福的感觉只冒出新芽，就被她连根拔除。段樵沮丧地益发沉默。

小湖泊离段家宅院并不是太远，他脚程快，不一会儿已回到寝房。

周嬷嬷本来欢天喜地的想过来邀功，怎料杜飞烟犯血光之灾，天天跌得大洞小洞的，害她不得不脚底抹油，先行走避，以免扫到台风尾。

“站住！”杜飞烟眼尖，及时把她从梁柱后逮了回来。“快取药箱来，不然我瘸了就找你算帐。”这个长舌兼大嘴婆，段樵铁定是经她“指点迷津”，才会到湖边“骚扰”她。

“是，我立刻去拿。”段樵将她安放在太师椅上，二话不说，便撩起她的裙裤，“哟！你的小腿好粗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杜飞烟老羞成怒，相准他的脸就踢过去——段樵乃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，这一脚焉能伤他分毫？他一掌握住她的脚踝，拔河似的与她对峙。

“放开我！”大色魔，他在看什么地方？杜飞烟被他惊艳的眸光望得红霞满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不要乱动，牵动伤口有你疼的。”放下她的小脚，一手仍搁在她的膝盖上，教她心神不宁。

幸好周嬷嬷提了药箱来，才稍稍松弛她紧张兮兮的情绪。

“我在外边等着，需要就叫一声。”周嬷嬷世故老到，善解人意，很清楚这节骨眼她是多余的。

“还好，没伤及骨头，休养几天应可痊愈。”段樵熟练而俐落地为她上药、包扎，一只手仍搭在她膝上。

杜飞烟想去拨开他，他索性连她的手一并握住。

时间悄悄流逝，一段空白流泻在彼此情潮兀冒的水畔，久久无法平息。

“让我起来。”杜飞烟受不了这种僵凝的气氛，挣扎着摆脱他的箝制，一跛一跛踱向门口。

“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？”“我去找陆大哥，谈点事情。”她嘴畔含着笑

意，闪过一抹戏谑。

“什么事情？”他的口气很冲，像要发怒。

“不想告诉你的事情。”她负气地道：“以后遇到任何困难，我都不会麻烦你，找你帮忙的。”“你在恨我？”他以为他们已是两心相悦了，是因为他打了她？“是，我是恨你，恨之入骨。”她不怪他动粗，因为那纯粹是场误会，而且她也有错。但她和世间所有平凡的女子一样，在某方面是绝对的自私，她无法容忍他对别的女人好。

段樵不了解，爱与恨都是等量的，恨得越深，爱得自然也越凶越狂。

他颓丧地目送她离去。如果她不肯爱他，他有什么理由强锁住她，要求她朝朝暮暮陪在他身旁？杜飞烟出了长廊，趑向月洞内，朝大门直走，总是感觉到身后有双灼灼的黑眸，不肯放过她。

杜飞烟起了个大早，要周嬷嬷将她妆扮得冷艳绝伦，末了还对着镜中的自己扮鬼脸。

今天要去帮单琳琳赎身了。段樵昨晚没回来，或者回来了却没进房找她？管他的，不来拉倒，谁在乎！

杜飞烟默然啐了声，第一百零八次察看脸颊上的瘀肿消退了没？她可不要让单琳琳看笑话。

准备妥当，依约来到人声喧嚣的胡同。天空忽地飘起鹅毛细的雨丝，唉！连老天爷都在同情她！她一笑，水眸深处隐隐闪着水光。在过往的七、八年岁月中，她总是被娇宠着、溺爱着，除了耍诈撒赖欲达到某种目的，她才会发动泪水攻势的。成亲后，以为自己可以坚强，可以勇敢了，怎知，段樵那鲁男子，却老是让她伤心流泪。

他有没有与她携手终老的决心？爱的路上怎可三人行？真是可笑，世上哪有做妻子的去帮丈夫赎娼妓，摆明了拆自己的台嘛！

前面即是醉花楼。红色纱灯摇曳，就像向每一个途经的醉客招揽生意似的。

陆少华来了吗？昨儿他慨然应允她的央请，应不至于食言才对。

杜飞烟吸一口气，低头移步走入醉花楼。

哇！好豪华，金碧辉煌得简直像座宫殿，难怪会令男人们流连忘返、乐不思蜀。

她一跨入花厅，立即艳惊四座。

幸好此刻尚未掀帘营生，否则她绝难全身而退。

老鸨堆满笑容迎上前，“姑娘——”“我找单琳琳。”她懒得拐弯抹角，直接说明来意。

哟！莫非是个“断袖”的靓妹？老鸨一张笑脸冻在半空中，“我们琳琳今儿要从良了，你……”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找她。”杜飞烟语毕，陆少华也来了，两人极有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“陆捕头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陆少华在地方上可算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从老鸨热络得近乎谄媚的表情便能窥之一二。

“我找单琳琳。”怎么搞的？才说不干了，“生意”就特别好。老鸨心里头不免犯嘀咕。

“她、她在楼上，我去叫——”“不用了，我们上去找她。”杜飞烟道。

“啥？你们要一起‘上’呀？”这不太好吧？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们

是来讨债的。”陆少华不耐烦的说道。

“讨谁的债？”老鸨徒感不妙。

“当然是单琳琳啰！”杜飞烟从腰际掏出一大叠借据，朝老鸨眼前晃啊晃的又收回袖底，“她父亲过世，母亲生病，一共向我们借了三千两，听说她今儿打算金盆洗手，我们特地来跟赎她的阔佬算总帐。”“真、真……的吗？”老鸨碍于陆少华的身分，不敢要求他们把借据摊开一一核算，只胆怯地抖着厚唇。“这事，我倒没听她提起过。”开玩笑！三千两刚好是单琳琳赎身的价码，若统统拿丢还帐，那她还赚什么？妓院图的就是将本求利，没油水的差事砍了她的头也不干，老鸨心想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想赖帐啰？”“不，不是的，我是想……”“想怎样？”杜飞烟深知跑江湖的不怕赖帐赊欠，就怕官来管，当即先出口为强，给老鸨来个下马威。“你好大的狗胆，连陆捕头的钱都敢吞。说！是不是你唆使单琳琳去借钱，拿回来任你花用？三千两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没花儿的就拿出来还给我们，否则陆捕头一火大，派三、五个官差，天天到你醉花楼站岗，看你还做不做生意？”“千万便不得！”老鸨唬人唬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功力尚不及一名十几岁的小女子，当场吓得手忙脚乱、六神无主。“陆捕头，这……”陆少华深情地膘向杜飞烟，呵，做贼的喊捉贼，这股强辞夺理的泼辣劲，明明无理，他却打心眼里欣赏她。

“她说了算数，你看着办吧！”“这样啊？”老鸨最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，施了个拖延战术。“三千两我一下也拿不出来，帮咱们琳琳赎身的段大爷只肯出二千两，这剩下的一千两，不如等过一阵子……”“不行！”为免夜长梦多，速战速决方为上策。“听说单琳琳即日将回河北探视她母亲，万一她一去不回，我们怎么办？”“可是，她没钱呀！”“她没有，你总该有吧？”杜飞烟冷笑地逼向老鸨，“单琳琳替你卖命多久了？五年？十年？没替你赚进一万也有八千了吧？她还不出钱，我们就向你索。陆捕头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呃……是的。”他今天只负责点头帮腔和“仗势欺人”。

“这怎么成呢？”当老鸨所为何事？逼良为娼是也。今日莫非太阳打西边出来，一切全反了。

“不成？”杜飞烟搨风点火道：“陆捕头，她没把你放在眼里。”“呃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老鸨惨绿着菜干脸，忙磕头赔罪。“她是我醉花楼的姑娘，为我赚钱乃天经地义，至于她私下举债欠帐，那是她的事情。我……我大不了……就、就不要她了。”“使得。”杜飞烟踩住她的话头，敲钉转脚道：“你放了她，让她跟着咱们回去为奴为婢，分期摊还欠债，若有多余的，我还赏你一点。”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别再来找她麻烦就阿弥陀佛了，为奴为婢一个月能赚多少干，得摊到何年何月？老鸨随便算也知道。“我去叫她下来。”

“顺便把卖身契也取来，咱们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以免日后衍生瓜葛。”斤斤计较是商人本色，关于这点她颇有乃父之风。

“是。”老鸨坍了架一样，有气无力地到楼上将单琳琳和段樵一并请到楼下花厅。

四人狭路相逢，各怀心事。

杜飞烟刻意地不去看段樵，她冷静而小心地注意陆少华的神色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单琳琳的绰约丰姿，足以颠倒众生，陆少华焉能例外？她这招一石两鸟之计，目前只完成一半，另一半则有待日后再加把劲啰！

大伙心事重重地交换两句，老鸨已将卖身契和“转让书”递予杜飞烟。

“这样可以吗？以后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了吧？”老鸨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但求“财”去人安乐。唉！单琳琳一走，她的摇钱树也没了。

“有陆捕头作证，你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”杜飞烟把转让书摊至单琳琳面前，“从今天起，你是陆捕头的人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老鸨没理由不收分文就愿意放了她呀！“那这二千两？”“这二千两是我的。”杜飞烟老实不客气地接过银票，塞进荷包。“你跟陆捕头走吧！”“跟他？”怎么回事呢？对杜飞烟的胆大妄为，老鸨竟视若无睹，她是中了蛊，还是昏了头？“可是我……”“不用可是了，难道你舍不得醉花楼？仍想留下来陪酒卖笑？”杜飞烟把她推向陆少华，自己则攀到段樵膝上安坐，娇顺地腻道：“我脚好痛，你抱我回家，好吗？”“好的。”段樵受宠若惊，马上抱着她站起来。

“陆捕头，好生照顾她，我们先走啰！”她像宣示主权一般，故意把脸埋进段樵怀里，让单琳琳呕死。

陆少华乍见杜飞烟那般亲密的举动，原本妒火中烧的，可一转眼觑向单琳琳，火气不知怎么的，竟消了一大半。

论美貌，她完全不逊于杜飞烟，也许长久习惯于欢场生涯，她眉眼间，若隐若现的一袭勾魂风情，甚至比杜飞烟的纯真俏丽更挑逗人心。陆少华看她，看得几乎忘我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目睹段樵抱着杜飞烟卿卿我我的离去，单琳琳恶毒的眼神立现，露出难得一见的凶态。

“此乃是非之地，不如咱们找个……”“你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债，也不早点告诉我。”老鸨眼睛上竖，嘴角下垂，气得眼冒金星。“现在偷鸡不着蚀把米，你称心了吧？”单琳琳何等精明，马上明白其中必有蹊跷，却又摸不着头绪。“你没要到钱？”“要个屁！”老鸨气呼呼的，“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勾结外人存心设计我，否则我跟你没完没了。”“哪儿的话，咱们事前不都讲好了？”单琳琳焦虑的眉宇，似乎藏着不可告人的隐情。

陆少华站在旁边，听得一头雾水。这两个女人在打什么哑谜？“跟谁讲好？他们还是我？”老鸨皮笑肉不笑地一哼，“算你厉害，我认赔了事，行了吧？”“什么？你没跟她……拿到钱？”方才杜飞烟大大方方的把她和段樵各一千两拿走，她还以为……“你怎么这么不中用！”“你敢说我不中用？”憋了一肚子鸟气，老鸨再也按捺不住，两手叉腰，便挺向单琳琳。

“够了，两位。”陆少华眼见山雨欲来，赶紧出面浇熄战火。“转让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从今儿起，单姑娘不再是醉花楼的禁脔，不许你仗势为难她。单姑娘，你走不走？”情势大逆转，完全超出单琳琳始料所及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是她布好的诡局，准备引诱杜飞烟上当，她和老鸨得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四大拆帐，吞掉段樵和杜飞烟的二千两，最后竟落得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
不管他们使的是什么伎俩，骗得老鸨团团转，这笔帐，她迟早，不！很快的会连本带利要回来！

“嬷嬷，”单琳琳无可奈何，朝老鸨深深作揖道别，“我走了。”“不送！”老鸨气炸了，怎肯给她好脸色看？陆少华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虽然隐隐约约听出单琳琳和老鸨似乎包藏祸心，但幸好整件事有了比较完美的结局，他也算功德圆满了。

单琳琳美则美矣，毕竟非良家妇女，以他的家世、人品，断不需要一再打躬作揖陪笑脸。况且，身负公职，似乎也不太适合在这种地方逗留太久，

因此几句场面话一结束，他使匆匆走了出去。

两人并肩走至紫金庵时，单琳琳忧心地问：“你真要我到府上为奴为婢？”“怎么可能。”陆少华笑道：“杜姑娘央求我将你救出火坑，并且平安地将你送回河北。”“你就那么听她的话？”一提起杜飞烟，单琳琳就肝火上升。

“杜姑娘与陆某交情匪浅，朋友相托，焉有置之不理的？”经过这件事，他对杜飞烟的聪颖机智，不禁也佩服七分。

“单纯只是朋友的关系吗？”她不信他们之间如此单纯。

“当然。杜姑娘冰清玉洁，希望你不要污蔑她。”这女人怎么搞的？人家救了她，非但不知感激，还反过来质疑别人的动机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口口声声杜姑娘，而不叫她段大嫂，或段夫人？”“那是因为……”“因为如何？”单琳琳咄咄逼人，堵得陆少华哑口无言。“杜飞烟嫁予段樵半年多了，方圆百里无人不知，你刚刚也看见了，他们夫妻‘似乎’恩爱逾恒，难道你得知了什么内情？又是谁告诉你的？”“我……”“杜飞烟手腕高超，心机深沉，她一定玩弄了你的感情。”“没有这回事。”“否认并不能改变事实。”单琳琳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决定怂恿陆少华加入她“破坏家庭”的行列，一起对付杜飞烟。“你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不觉得汗颜吗？”陆少华先是一愣，但总算他是个见过大场面、深知人情义理的一帮之掌门，很快地便冷静心神，从而明辨是非。

“段大嫂也好，段夫人也罢，总之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。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是你先施计诱她上勾，即使吃了闷亏，也该怪你自己，她于你仍是有恩的。没想到你是个恩将仇报，不知好歹的人，这个忙我算是白帮了。”陆少华一怒，本想把形同卖身契的转让书掷还给她，但继之又想，这岂不是太便宜她了，不如先搁着，过几天询问杜飞烟的意见后再作打算。

“你，你简直不知好歹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你不懂吗？”“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。”陆少华没耐心和她穷耗，看看天色不早，得回衙门了，于是拱拱手，“后会有期。”“喂！你等等，咱们还没把话说清楚呢！”单琳琳没想到他前一刻犹痴恋地垂涎她的美色，下一刻竟转头就走，毫不留情。

她做错了什么？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有什么错？是她先来，杜飞烟后到，她凭什么跟她抢段樵？

8

段樵和杜飞烟回到宅院，正是掌灯时分。

胡乱吃过晚膳，杜飞烟便催促他快快离去。“我累了，要先睡，出去时麻烦将门带上。”段樵猛怔愣地立在原地，默望着她。

“你是用什么法子，让那老鸨心甘情愿地放走琳琳？”这个问题他在返家的路上就急着想问，可惜都被她支吾其辞，搪塞过去。

“她怎会心甘情愿？她是心不甘情不愿却又莫可奈何。”杜飞烟冷笑地回眸，“法子很简单，本来叫‘仗势欺恶人’，后来则不小心演变成‘将计就计，以牙还牙’。”看他傻愣的模样，她就知道他是有听没有懂，他若不是直得没

药医，也不会被单琳琳牵着鼻子、予取予求。

“需不需要我补充说明？”在大街上，她不肯说，是不想当街破口大骂，破坏她辛苦维持的美好形象，现在回到家里，关起房门，她可要不客气了。

段樵瞧她摆出干架的强悍架式，居然只是轻瞄一眼，即沉声道：“我想，你大概也打听出琳琳在醉花楼，其实并未卖身入门，仍能自由去留，所以才不愿借我一千两为她赎身。”“你既已知情，为什么还……”“她应该另有苦衷，否则她不会骗我的。”他是个直爽坦荡的人，理所当然认定别人也和他一样。

“所以，你认为那一千两赌得一点也不冤？”很好，那我就敬谢不敏啰！

杜飞烟笑靥轻浅而肃冷。她为她胡涂失去的清白而痛心疾首。

他对单琳琳的信任，远胜于她，光是这份认知，就足够使她要回夫婿的勃勃雄心完全崩溃。

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再赚就有了。我担心琳琳到了陆家会撑不住，她到底没做过粗活。”“很好，这不等于给你机会，让你再次展现卓绝的武艺，好英雄救美。”杜飞烟饱赚一笔，非但不感到快乐，反而有股浓呛的悲伤。她输了，即使好胜心特强，她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次输得彻彻底底。“你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”“飞烟，”段樵笑道：“你又乱吃飞醋了？”“谁爱管你去死！”她扯下罗帐，愤怒地宽衣解带。

跟这种反应迟钝的男人，纵有十条命也不够她气。

什么叫乱吃醋？他误会她和陆少华有染，难道不也是嫉妒使然？臭男人！

杜飞烟脱了衫裙，连同里衣里裤全部褪个精光，伸手摘下发簪，让锦足也似的青丝飞泄而下，形同一幅绝美、充满媚惑的景象。

段樵神魂为之一夺，把持不住地掀开罗帐，盯着她、盯着她……“不准碰我！”她倾身躺上床榻，拉起被子，故意将可爱浑圆的小屁屁露在外面，撩拨他。

段樵是个正常男人，定力再高，亦禁不起爱慕的女人如此挑逗。他坐向床沿，一手抚向她的腰——“告诉你不要碰我，走开！”杜飞烟翻转过身去，两粒饱满粉红的蓓蕾藏不住春情，由被子里弹了出来。

段樵片刻晕眩，心里苦苦挣扎。“我要。”“不给。”为了折磨他，她索性伸出修长匀称的大腿压住被褥，美丽春光顿时一览无遗。“你快走吧！今儿我想早点睡，明天一早我约了陆大哥到上林苑吃早膳呢！”“岂有此理，你可是我的妻。”对了，他还忘了质问她陆少华没事跑来扰和是什么意思？“那又如何？你有了妻室，还不是照样在外头风花雪月，你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”“要我解释几遍你才能了解？我和琳琳是清白的，我不可能因为她而不爱你，同样的，我也不可能因为你而与她断绝交情，从此不相往来。”在他心目中，有些朋友甚至比妻子还重要，他们肝胆相照，义薄云天。而与她，却只有狭隘而单纯的情欲，不是吗？她无法大方地为他着想。

“很好。”杜飞烟咬着牙道：“谢谢你让我知道，原来我在段家什么也不是。”“不，你还是搞不懂。”“是，我是不懂，也不想懂，现在请你出去。”她用被子将自己紧紧里住，拒绝看他深眸底下，潜藏着如何焚人的目光。

“飞烟！”“出去。”她翻转过身，连头也盖住。两行热泪倏地滑落两颊，悄然晕化于枕畔上。

“我到隔壁厢房，你若想我……”他凄苦地自嘲一笑，“我……出去了。”

她没应声，以沉默作为抗议。

借着今夜星光灿烂，她做了一个美丽而悲壮的决定——离家出走。

悦来客栈内，段樵大口大口猛饮着手中的烈酒，思绪如涛，心如浪翻。三更天了，客栈内外一片死寂。

店掌柜和店小二累得体力不支，趴在方桌上打盹。

他醉了，但体力犹佳，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撑持着。

醉得越凶越狂，他就越挥不开脑海中鲜明的杜飞烟的身影。

从第一眼、第一次抱起她轻盈柔软泛着淡淡幽香的身躯时，便不知不觉打破了过往的坚持，走进邪魅的情欲之林。

情字路上，她以刁钻、蛮横、无邪、纯真招引，而条条红尘小径，俱是她百变醉人的红颜。总归他陷进去了，而且无力自拔，尽管他气盖山河动，亦无法走出十里迷障，还回自在轻狂，无欲无求的英雄本色。

她居的是什么心？女人还真是麻烦！

他一生努力避“祸”，终究逃不出老天爷的拨弄，遇上此等“红颜”难道冥冥中，真有一只翻云覆雨手，主宰着人世间的悲欢？“段大哥好兴致。”木门未启，来人已趋至身旁，好俊的轻功！

单琳琳打扮光鲜亮丽，魅眼醉眸地绽着许多春意。

“有事？”他兀自端起酒杯，又灌了一大口。

“担心你的安危，算不算是个理由？”她伸出雪白玉指，抢下他临到嘴边的酒杯。

“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”“拿来。”段樵浓眉紧攒，愀然不悦。“很晚了，你不该逗留此地。”“除非你送我回去。”单琳琳眼角朝他一飞，“你想不见她，不如搬到我那儿住。”“我想见她，是她不想见我。”没有酒杯照样可以喝酒，他把瓶口对准嘴巴，咕噜咕噜地解决了大半，醉得更厉害了。

“哼！不知好歹，这种女人……”“不准你批评她。”他凝着冷冽的眸光，教人不寒而栗。

“你变了。”单琳琳哀怨地撇着嫣红的唇。“以前你从没对我儿过，你忘了我师父临终时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你说你会照顾我一辈子。”她师父就是峨嵋神尼万圆师太，单琳琳因缘际会拜她为师以后，很得她的喜爱。

没想到五年前，师父因一场大病驾鹤西归。

她生前曾处心积虑想破例收段樵为徒弟，但因他以已拜入昆仑道人门下而作罢。

既收不成徒弟，收来给徒弟当丈夫也是好的。

她见识广，阅人无数，见段樵气度恢宏，耿直豁达，便断定他将来必有一番成就，爱徒若能嫁予他为妻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奈何卿本有心照时月，明月却照水沟去了。段樵始终将她当作妹妹一样，小心呵护别无遐想。

他是会照顾她，但坚持用他的方式。

段樵仰头，饮尽剩下的酒，霍地起身，道：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
拆掉流云髻，去掉金玉钗。杜飞烟把自己乔装成一名翩翩美少年。

提着简单的行囊，她悄步蹑足绕到左侧的厢房——哼！果然不在。

亏她用尽千方百计，仍然留不住他的心。真失败！

不过，天涯河虚无芳草？也许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

走吧！再眷恋下去，只徒然伤心断肠罢了。

轻轻拉开门闩，好紧，再用力点，咦！怎么回事？莫非上了锁？左瞧右瞧，没有呀！不管了，用力拉开再说，呀——大门好不容易才出现一条缝，忽然一个庞然大物兜头迎面倒向她。

“好臭的酒味。”杜飞烟抱住他的熊腰，整个人弯成了弓字形，气息喘促地跌退了好几步，才吃力地将他安放在台阶上。

他很少喝酒的，今儿是撞了邪，醉成这样？“喂！你醒醒。”她的力气对他而言，直如蜻蜓撼柱，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可是，更深露重，总不能让他就睡在这儿。她没辙了，只好明儿或改天再找时间离家出走。

“周嬷嬷、周嬷嬷。”经她大呼小叫，屋里所有的人全给吵醒了。

“帮忙把爷给抬进去。”“我没醉。”段樵九分酣醉，一分恍惚，陡地挺身抱住杜飞烟，低过细语：“我……我要你，我是真心的，好想……好想……”见家主子抱着女主人又亲又啃，一众佣仆全噤声屏气，非常识相地低下头，假装没看到。

“别闹了，回房里再说。”杜飞烟羞得满脸通红，恨不能赶紧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段樵却还意犹未尽，把脸埋进她的心窝，像个耍赖的孩子，“你原谅我，好不好……让我亲亲。”他真的醉坏了，若换做平常，这些话打死他他都不会说的。

杜飞烟见他酩酊之中，念念难忘的居然是她，一下觉得宽慰不少。但碍于这儿人多口杂，若传了出去，她不羞死才怪，因此无论如何不肯把小嘴凑过去。

“咱们回房后，就……什么都依你。”“不，你骗我，你根本就不肯原谅我。”段樵虽醉态憨然，但那抹神伤寂寞的样子，却更引人爱怜。

周嬷嬷和丫鬟们，见杜飞烟连这小小的请求都不愿首肯，马上出言替她家主子打抱不平。

“夫人，你就答应他嘛！只是亲一下而已。”“是呀！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把脸背转过去总成了吧？”像段樵这么好的男人，别说是他苦苦哀求，即使主动投怀送抱也是值得的。

“你们……怎么跟着他胡闹？”不来帮忙把人搀扶起来，已经是罪大恶极了，还跟着起哄。杜飞烟端起主母的架子，一一赏他们一记毒眼。

“飞烟，别怪他们，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，以后我保证一定……一定……”艾哟！

重点尚未提到，怎他就昏睡过去了？“还不过来把爷……”话犹未吩咐完，门外突地足音杂沓，人声纷嚷。按着闯进成群的官兵。

半烧残的火炬，陡地亮晃了起来，影影幢幢，幽暗中每个官差全看似张牙舞爪，半人半鬼，那阵势令人心胆俱寒。

肃杀中猛窜出一个男人，大摇大摆跨入门槛，走向中堂，趾高气场地指着躺在台阶上的段樵。“他就是江洋大盗，给我拿下！”“慢着。”杜飞烟立即挺身挡在前面，“段樵何许人也，岂容你混淆视听，罗织入罪。”“你是谁？”穆天魁因天暗，一时瞧不出眼前这名娇小的“男子”竟是女儿身改扮的杜飞烟。

“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凭什么三更半夜闯入民宅，胡作非为？”杜飞烟施展“一指神功”，把穆天魁由台阶上，直戳到台阶下。

“大胆刁民！”穆天魁一个阶梯踩空，整个人差点跌个狗吃屎。“我乃奉知府大人的命令，特地一路追捕江洋大盗到这儿来的。你还不闪一边凉快去，莫要妨碍我执行公务，否则一并拿下。”“呸！”杜飞烟见了他就忍不住七孔冒烟，“你算哪根葱？普天之下超级第一大纨绔子弟有什么资格、什么能力拘捕江洋大盗？”“放肆！”随侍一旁，专门负责欺压善良百姓的穆府管家，实在看不下去他家少爷一再被羞辱，于是跳出来帮腔，“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小王八？竟敢目无法纪，举止嚣张。”“没关系。”穆天魁急着亮出“护身符”，表彰他的身分的确不同凡响，是以挥手禁止管家继续狗仗人势。“你看，这是知府大人的令牌，另外这一个则是巡抚大人的手谕，我是临危授命的。”杜飞烟抢过令牌仔仔细细看了三遍，确定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又丢还给他。

“你指他是江洋大盗，可得有凭有据。”“当然当然，我这个人一向是非分明，若非罪证确凿，绝不可能胡乱扰民。”说话间，他再度瞟向杜飞烟，只觉她颇面善，却想不起究竟在哪儿见过她。

“什么证据？”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，焉能假扮强盗，强取他人财物？“证据就在他身上，一共五千两的银票，失主是城东的夏员外，我们据报赶来时，正好看到他从夏员外家门前的渠东桥经过，不是他还会有谁？”“笑话！”杜飞烟蹲下身子，右手悄悄探入段樵怀中，一面还不忘和穆天魁唇枪舌剑。“也许他只是路过，怎见得银票就是他偷的？说不定是你或是你的走狗们做贼的喊捉贼！”咦，这是什么？鼓鼓的一大叠。

“喂，臭小子！”穆府管家气得要冲上丢扁她。

好在这群狼犬主仆都没脑袋，别人全一眼即看出她就是货真价实的杜飞烟，只有他们眼睛被牛粪糊到，硬是雌雄莫辨。

“不用争执，搜他的身就知道是不是他干的。”穆天魁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十足把握银票就在段樵身上。

“搜就搜。”杜飞烟妙手空空，趁月亮隐入云层，四下瞬间漆黑的片刻，将银票摸出，揣入袖中。“要是没搜到怎么办？”“不可能，一定在他身上。”

“马有乱蹄，人有失神，万一呢？”她不知道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段樵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遇见了什么人？但，只要有人胆敢诬陷她的夫婿，她绝不轻饶。

“万一没有，我就倒赔你一万两。”十拿九稳的事，他才不怕呢！

“少爷，咱们又不知他是张三李四，为什么要赔他？”管家问。

“对哦！”险险给他骗去。“你是什么人，三更半夜到这儿干什么？”“我喜欢寅夜游荡不可以吗？”唉！穆天魁心想，反正今晚志在捉拿段樵，暂且不要跟个无名小卒计较好了。

“来人，搜。”等不及他下令，管家和一群鹰犬，已经趋前大肆翻找，差点没把段樵剥个精光。

没有？！怎么可能？管家害人的本事最会了，没有银票他照样可以栽赃。“少爷，我找出一只玉镯子。”不是银票才对吗？穆天魁霎时反应不过来。

“八成是单姑娘遗失的。”管家自说自话，“这贼子色胆包天，说不定他还对单姑娘做了不轨的勾……”“啪！”杜飞烟一巴掌打得他晕头转向。

“你打我？”“打你怎么样，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巴。”“可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管家三脚猫的功夫，根本就不是杜飞烟的对手，两记回旋

踢，就把他揍得哇哇叫。

“住手！不然我连你一起捉。”本来不想节外生枝，赶快捉了人要紧，不料半路杀出这个程咬金，死缠烂打的穷搅和，害他这出栽赃嫁祸的戏码直要演不下去。

“少爷，这的确是单姑娘的玉镯，您看，这上头还刻有她的名字。”另一名随从道。

这么暗他哪看得清楚，不过只要可以当作逮人的借口，穆天魁是一概不会反对的。

“好，把人捉起来。”“慢着。”“你又有什么事？”穆天魁快被她惹毛了。

“你们要找的是五千两银票，岂能用一只玉镯草草作为凭证？”“他可能把银票藏起来了，有了玉镯也一样，反正都是赃物。”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穆天魁早就想狠狠报道夺爱之仇。段樵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若不是武艺不如人，他恐怕早八百年前就杀了段樵。

“荒唐！”杜飞烟何尝不明白穆天魁的居心，段樵现在醉得不省人事，一旦落入这淫贼恶棍手中，不死也会脱去半条命。

她不要他死，他是她的夫君，她最爱的人啊！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“单姑娘指的是单琳琳吧？”相信这件卑鄙无耻的事，她也参了一脚，可是，她为何要陷害段樵？“对啊！”穆天魁点头道。

“她和段樵乃青梅竹马，两人感情如胶似漆，互赠玉镯首饰是再寻常不过了，不信你问他们和她们，单琳琳是不是整天痴缠着段大侠？”“对呀对呀！”周嬷嬷尤其点头如捣蒜，深怕穆天魁不信，还补充道：“单姑娘对我家的爷，可真是一往情深哪！”“嗯哼！”妈的，为什么美丽的女人到最后都爱上那个“二楞子”？他到底哪一点好？！

一席话说得穆天魁妒火中烧，更加深他置段樵于死罪的决心。

“真相如何，等回到衙门一审就知道。”论到底，他仍坚持非捉人不可。

杜飞烟无计可施，只得一咬牙，豁了出去。“哈哈！你果然是超级大笨蛋，真正的大盗不提，傻呼呼的净在一个女人用的死东西上作文章。五千两是吧？拿去，看清楚，我才是武功盖世、技法超群的盗帅‘肆倪凉’。”穆天魁陡地被一叠银票砸到头脸，只知忙着捡拾，一下没听清楚她报上的姓名，乃问：“你叫什么凉？”“肆倪凉。”哇！好古怪的名字，没听过，可又有点耳熟。

“这些银票真是你偷的？”“没错。”穆天魁也许不会放过她，但至少她还有机会逃跑。

“你想清楚哦！江洋大盗是会被砍头的。”穆天魁疑窦丛生，一时却也理不出头绪。

“废话！”杜飞烟只求能帮段樵度过此劫，其余的，她已管不了了。“你刚才不是说，银票在谁身上谁就是贼，现在怎么又犹豫不决？是不是你和段樵有仇，想公报私仇，乘机陷害人？”“你你你，乱讲！我才不是。”“不是就来捉我呀，傻兮兮的杵在那里干什么？”她吼起来比谁都凶。

“呃……这……”捉她就没戏唱了，今晚岂不是白忙一场？穆天魁不知所措地怔愣在原地。

“少爷，陆捕头来了。”一阵马蹄声逼近，果然是陆少华闻讯赶了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怒问。一边瞪着穆天魁，一边又惊又疑地瞟向杜飞烟。

“你瞎眼啦？没看到我在捉人。”穆天魁气焰高张地挥着手中的令牌，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
“谁？犯了什么罪？”捉拿犯人是他的职务，穆天魁哪根筋不对劲，跑来跟他抢活干？“他，呃……现在换成他了。”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陆少华料定他干不了正经事，问了也是白问，乃转而面向杜飞烟。

“你……你说吧！”是她呀！应该是吧？她为何乔装成这样？他虽不解，但仍未予揭穿。

杜飞烟简明扼要的把前因后果概述一遍。

“银票真是你偷的？”“不是他就是段樵。”穆天魁插口道。

“是的，是我偷的。”假使他们定要捉个人回去交差，她宁愿代夫受罪。

“可……”陆少华明知事有蹊跷，但也不了解那五千两的银票为何会落在段樵或她的手中？虽然他和段樵是情敌相见分外眼红，然而，他并非是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。任何稍微有脑袋的人即可轻易判断，像段樵醉成这样的人，根本不可能犯案。穆天魁若不是蓄意陷害，就是真的蠢到姥姥家了。

“带我回衙门吧！他是无辜的，请高抬贵手放过他。”她求他，情真意切地只为一个人。

陆少华很吃味，也很感动。得妻若此，夫复何求？“你确定？”“是的。”杜飞烟脸上苍凉而冷静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这就是缘，她无怨无悔。

“好，如你所愿，来人啊！带走。”“喂！这是我的功劳，你休想抢。”穆天魁像个小丑，跟在屁股后面穷嚷。

没人理他，就连他的管家也蹲在一旁疗伤止痛，没空陪他玩狐假虎威的勾当。

杜飞烟回首瞥向周嬷嬷，“好好照顾他。”“是。”她万念俱灰，但谁也看不见她无限的惆怅下，其赏已是理智尽失，心中燃着最猛烈的恨意，双目尽露杀机。

走近穆天魁时，她不假思索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走一名官差的剑，朝穆天魁直刺下去！

温热的血注，飞溅至她脸上。

是的，她终于报仇了，她往他的胸口狠狠一刺，喷射出来的鲜血直如水汪狂倾。

穆天魁不可置信的表情僵住不动。他连痛苦都来不及唤，她太用力了——一肚子的气无处发泄，遂集中于仇杀上。

穆天魁卧倒在血泊中，众人一阵惊呼。

杜飞烟把剑扯出来，狂笑不止，哈——笑声在寂寂的夜空孤零零的回荡。

这死王八蛋，窝在青楼艳窟醉生梦死数个月，原以为他将风流快活颓废以终，没想到单琳琳几句挑拨之辞，竟将他引上黄泉路。一切只能怪他心术不正，骄恣妄大。

翌日，杜飞烟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判了死刑，交付三日候斩立决。段樵自宿醉中醒来，乍闻此讯，直如青天霹里，惊愕得几乎发狂。

他仓皇赶到单琳琳家中，质问她，“是你做的好事，对不对？”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”单琳琳不敢看他那张杀气腾腾的脸。

突然——她颈际一凉，寒森森的剑光骤闪，犀利地架在她的脖子上。单琳琳大骇，不禁毛骨悚然。

她轻轻一动，那剑却硬生生地划破她一道口子。不深，像一条红色发丝，黏在脖子上。她再也不敢妄动。

“你想杀我？就为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？”利刃前移寸许，口子更深也更宽了。

“她有什么好？比得过我对你的情深意浓吗？”她发疯似的大叫。

“告诉我，是不是你？”他只要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“我、我……我怎么可能害你，我对你的爱天地可鉴，段郎，先把剑收起来好吗？”她心神俱凛，汗流浹背地伺机发难。

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她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是的，她已是强弩之末，唯一能做的只有绝地反击，不成功便成仁。

“原来真是你。”段樵无限黯然，他至信的人呵！怎么可以如此对他？手中的剑身微抖，整个人因重挫而恍恍踉跄。

“不是我，你听不懂吗？”单琳琳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身子前踞，再往后疾弹，鹰地回身，反手一剑，挡在他剑上。终于，露出了狐狸尾巴。“逝者已矣！咱们可以从头来过，跟我回河北吧！”段樵睇视着她！悲愤交加地，像听了一个最滑稽荒诞的笑话，而发出错综复杂、曲曲折折的笑声。

西方远处，传来寺院的钟声。此时转来格外震人心弦。

他无限凄凉地执着长剑，指向她，动也不动。

月落乌啼霜满天……他的心比漫天飞雪还要冷。

“从今而后，我与你恩断义绝。”长剑一挥，砍断她手中的剑，亦削落她一绺长发。

“吓？！”单琳琳如遭雷殛，半柄利刃铿锵一声坠地。她呆立原地，眼泪汨汨淌下，悲伤得不能自己。“没有了她，还有我呀……”段樵把剑也给扔了，那是她送的礼物，在他二十五岁生日那一天。她戏称那是一对雌雄宝剑，暗喻与他天长地久。奈何……碰上这样一个男人，她根本无计可施。罗愁绮恨，化为乌有，她只觉寒凉至心底……“我不准你走，不准你抛弃我。”原先她也不希望是这样的结局。如果没有杜飞烟，如果他肯好好爱她，如果真是如此，一切是可以美好完满的。

段樵甩开她紧抓着他衣袖的手，飘然没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

禅院钟声又响起，仿佛催人上路，声声不绝于耳……他走了。

独留她面对残局——或许，残局便是定局。

她目送他走远。一时的报复之心，竟演变成歉吁一场。她嘴上竟挂上一朵自嘲的微笑。

一切一切，如夜来的风和雨，天明后又将杳无踪迹。她不后悔，也不心慌，她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宛似一具行尸走肉，再也不懂得笑和哭。

狱中的日子果然难熬。短短三天，杜飞烟已经接见了一百三十二人次，累得她只想大睡一觉不愿醒来。除了哭天抢地的娘，和怒指她不肖不聪明不

听话，未了又哭得声嘶力竭的父亲外，连村里的大婶、太婆、老伯伯、小柱子……都来探监，表示慰问。只有那个死没良心的，至今连个儿影子都没瞧见。

真是难熬的三昼夜，她想他想得心口都揪疼了。

渐渐地，曙色苍茫。她的刑期到了。

她一夜无眠，看着石墙上方，小小的窗口外，由青白而绯红的天色，柔肠寸断——已经是“斩首之日”了。

狱卒送来她最后一顿饭，菜色相当丰盛，有鸡腿、卤蛋和红烧鱼。

“吃吧！过了今儿你就成仙了。”狱卒高大魁梧，一径低着头，不愿正眼瞧她。

临去前，忽然问了句：“后悔吗？”“生得相亲，死亦何憾？”说了他也不会懂。杜飞烟抓起鸡腿，用力咬下一大口肉，泄愤似地咀嚼着。

狱卒讶然一愕，看了她一会儿才离去。

奇怪，这狱卒的背影好面熟啊？无暇顾他了，口中的肉根本食不知味，当那是穆天魁的背影，也许感觉会好一点。

那恶霸实在死有余辜，她明明是为民除害，却要惨遭砍头，天理何在？“吃饱了？上路吧。”不是刚刚那名狱卒，换了一个，这一个比较凶。

杜飞烟身上手镣脚镣层层枷锁，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她颓然地跟在狱卒后边，蹒跚步上法场。

“生得相亲，死亦何憾？”除了段樵之外，江湖上另三大“贼寇”莫不为这句话感动得无以复加。特别是狄云，他一生纵情“花海”，只知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，几时遇上过此等至性至情的女人？两天前，段樵飞鸽传书，同他的三名好友求救，邀他们至段家庄共商计谋，以救回他的妻子。狄云、孟龙、易寒收到消息后便火速赶来。

“你花了五十两买通狱卒，蒙混进去见她，就换回了这两句话？”孟龙问。

“这两句话一千两都买不到啊！”易寒拍着段樵的臂膀，很替他高兴娶得良妻美眷。

传说中，那是一段久远的故事。话说武参军的爱妾容貌纤丽，妙擅诗歌；然武生粗悍，虽得了她的人，却得不到她的心，于是与邻居的一名公子赵象歌咏寄情，彼此渐生情意。夫婿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将她缚放大柱，鞭楚血流，她仍不发一语，亦不认错求饶，但云：“生得相亲，死亦何憾！”从此香消玉殒！

杜飞烟低柔的语调，一字一字刺进段樵铁铮铮的胸膛。

比起他的义薄云天，她的痴心决绝、大胆而诚挚的告白，更显难能可贵，也更教人惊心动魄。

但凭这两句话，他就值得为她赴汤蹈火。

“什么时辰了？”狄云问。

“巳时正。”知府衙门择定午时一刻，将杜飞烟斩首示众。

“走。”

午时到了，段樵及三位拜把兄弟在往刑场必经之地，布下了八卦迷魂阵，令押解杜飞烟的官差们，走来绕丢，硬是出不了树林子。

易寒等人，其实并非十恶不赦的贼子，之所以被谑称为“四大贼寇”，全系江湖中人的玩笑话。谁教他们喜欢劫富济贫，劫就是贼嘛！

他们于武林中各据一隅，平素潜心习武，一点娱乐也没有，今儿见朋友有难，自是当仁不让、义不容辞。习武的冀望开戒，修道的等待斗法，均是相同的心理。

准备妥当，撤掉八卦阵，让官差继续上路。他们要在刑场上劫囚，以昭告天下——杀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有什么错？杜飞烟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。天地不仁，才会视人民为刍狗！

午时到了，刑场外挤满围观的人潮，尽管万头钻洞，却也出奇的寂静。

段樵昂然坐于马背上，神鞭在握，斗篷随风剧烈鼓动。他露出的半条胳膊尽是刺青。

是日酒醒，他以银针一下一下往皮肤上戳，血水渗出，痛楚与血脉、神魂相结合，成就一幅黑画，为了记取教训。今日如果救不回杜飞烟，这条手臂便是他深情挚爱的铁证！

“带人犯！”杜飞烟步履颠蹶，目光焦灼地往人群中梭巡。她希望能见他最后一面。

知府迅速画下执行令，掷于地面——天色陡地变黑，狂风急雨，像一具五内翻腾的冤魂，倾盆袭向刑场，淋湿了众人。

“是时候了。”狄云侧过脸，望着一身素黑长袍，脸上泛着肃杀阴郁和骇人气势的段樵。

趁着围观人潮纷纷走避之际，他坚若盘石般的身影，倏地策马神驰，闯入刑场。

四下一阵惊嚷，接着大声鼓噪。

杜飞烟朝马蹄声处望丢，一见是心上人来了，霎时精神一震，跃身而起，踢掉刽子手里的大刀，击退看守的官差。

嗯，我武功也不赖嘛！

“飞烟，上马！”段樵犹似疾风接过，长臂一件，已将她揽入怀中。

倚进他的臂弯里，杜飞烟感到无比安心。这就是她日夜盼望的安全港湾，她心爱的夫君呵！

段樵一手搂住她，一手紧握缰绳，冲锋陷阵，越过重重人墙，终于到达北郊山林，摆脱掉大批官兵的追击。

怀中的儿儿，悄悄探出两翦明媚的双瞳，仰望着他。“害你担心了。”“傻瓜。”他无限爱怜的说。

“我何止傻，我还太过主动，又没智能，小腿也太粗……”她嗔道。

“爱记恨的小女人。”他疼惜地紧拥着她，就差没将她嵌进胸口里去。

“你呢？你才是木头郎！”杜飞烟伸手拂掠他凌乱的发丝，骇然发现，他的两鬓，不知何时竟灰白杂陈，华发陡生。

“怎么了？”意识到她突然僵硬的身子，段樵慌忙问：“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唉！看我，真粗心。”语毕，由靴底抽出一柄鱼肠剑，将她手上脚上的桎梏一一砍断。

“段郎，”杜飞烟环着他的腰，嗓音哽咽地，“我……闯了大祸，连累你同遭池鱼之殃。你该撒下我不管的。”“生得相亲，死亦何憾。”段樵把她的话，还赠给她。“我要你陪我天长地久，为我生儿育女。”“我愿意。”杜飞烟激动地抱紧他，热烈地吻吮他的唇，缠绵而悱恻……“你们两个帮帮忙好

吗？”狄云和易寒他们也已先后赶到，“后头尚有数千名追兵，麻烦你们先忍一忍，别害我们功败垂成行不行？”“噢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”杜飞烟害羞地低眉垂首。

“救你啰！”狄云最喳呼，每次都爱抢话，“你不晓得，为了你，我们老三茶不思饭不想，镇日以泪洗面，形容枯槁——”“太夸张了，他只不过泪似雨下，如丧考妣而已。”孟龙也加入调侃行列。

“好了好了。”易寒毕竟年岁较大，行事也较沉稳内敛些。开玩笑有的是时间，现在还是逃命要紧。“咱们兵分三路，越过蓟县，到达汾阳后，再齐聚‘樵烟山庄’庆功。

记住，出了树林立即乔装改扮，千万则露出蛛丝马迹。”“晓得。”交代完毕，众人立刻掉转马头，各自启程。

不眠不休，赶了七天七夜的路，总算在一个日暮时分到达畅情崖下。再走两哩路，便是蓟县，那儿是皮革集散地，商旅往来热络，应该有许多店家可以投宿。

段樵易容成一名七旬老翁，脸上贴满虬髯，背微驼，手执拐杖，边走还边咳嗽。

杜飞烟则身穿一袭蓝袍，头戴皂色仆帽，不仔细分辨，根本看不出来她原是女红妆。

这对“祖孙”，入城门以前，即将马儿打发入山林中，自行觅食去。

城里好热闹，吃的用的穿的，应有尽有。

杜飞烟被关了三天，像与世隔绝了三年，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好玩。

段樵纵容地出着她直玩到掌灯时分，才投宿一家名为“悦宾”的酒楼休息。

“客馆需要几个房间？”掌柜问。

“一个。”杜飞烟抢先道：“我爷爷病了，需要我就近照顾。”掌柜的收下她给的一锭五两银，带他们到楼上雅房安歇，并整治了一桌酒菜送了过去。

“哇，好棒，都是我爱吃的耶！”她像一匹饿马，风卷残云。

段樵没动筷子，只是凝视着她。烛光熏红了她的粉颊，朦胧的光线掩映着她美丽无瑕的容颜。多么攬人的脸庞！

杜飞烟并不知道自己舔舐唇瓣的样子，有多么媚惑人心。吃得尽兴，她索性脱掉长袍，只余一件薄衫，隐隐约约露出婀娜的曲线。

“当心吃太多，肠胃消受不了。”他拎起袖子，体贴地替她擦拭嘴角的油渍，擦着擦着，忍不住印上自己的唇……思念是一种酷刑般的折磨。段樵要得又凶又狠。“你不饿吗？”先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呀！杜飞烟脱口而出。

“饿、饿极了。”解开她的衣襟，他仓卒地含住她粉嫩欲滴的蓓蕾。宛如嗅到她浑身细汗里一种特殊的动情气味，段樵捉住她的双手，用膝盖分张她的双腿，与她合而为一，密密实实贴合着……杜飞烟无力的手脚稍一扭摆，更使他欲焰高张。他强大而粗暴，迅速引领她到达最美的一刻。

两人累极倦极地相拥而眠，却因情绪过于激昂亢奋，良久还了无睡意。

“段郎。”她轻轻呢喃着，翻身趴在他裸裎的胸口，下体使坏地扭动，让他心痒难搔，直到，那部位又有了明显的变化。

“你——”他无法言语，只能任由杜飞烟将他按压于床榻。她那双无邪又乌溜的大眼，闪烁出恶作剧的星芒。

“这次……让我来。”她诡笑地缓缓下滑，舌尖沿着他的肚脐、小腹，到达“禁区”。

“娘子千万不可，这不合礼教。”一个视礼教缚节为无物的人，忽然八股了起来，十之八九是因为太过紧张。这可是全新的体验哟！

“我偏要。”杜飞烟已经心荡神驰了！她口干舌燥，心跳越来越喘促，蓦地，锁住他傲然挺立的男体，张开嫣唇——段樵脑门轰然巨响。“吓！”他沉吟出声，接着低喃不已，两手下意识地按住她的螓首，眉心揪成一团。

无尽的销魂蚀骨，全身血液狂窜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唯一意识到的只有她、只有她！

“把手放开！”她要抬头看看他，看他兴奋、神醉的样子。

他要他记得她的好、她的迷人之处，要他全心全意只爱她一个。

望着她那满盈慧黠及狡诈的明亮水眸，段樵又是一阵吟哦。“飞烟，不，不！”他拚命按抑住奔胆的狂潮，而杜飞烟却还愿轻易饶过他。她似乎“吃”上瘾了，欲罢不能地继续挑逗段樵，让他陷入前所未有的失控中，并登上波澜壮阔的太虚幻境。

“停下来，我……请你住手……好吗？”看他苦苦压抑的苦楚，杜飞烟才满意地停止这种“酷刑”。她双眸炯炯生辉，娇喘咻咻地，语带醋劲的问：“我有没有比单琳琳更能满足你？”“杜飞烟！”段樵怒发冲冠，起身推倒她，“你要误会我到什么时候？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对你的一片痴心吗？”怒极，反手压住她，再次攻城掠地……他像团烈焰包住她飞腾的欲望。

那一波波的攻势，令她完完全全的沉沦迷失其中，本能的拱起身子迎接他，双手环着他的腰骨，配合他的律动……“痛，痛……”激昂中的段樵，两手用力抓住她的胸脯揉捏、磨蹭，令她粉红的肌肤，变成瘀红，一片掌痕。“别——”一波又一波的亢奋持续而来，迅速淹没她的痛苦。在此良宵美景里，没有前仇旧怨、没有被追捕的惶惑不安，只有激情与销魂，肺腑与灵魂的登峰造极……爱一个人的力量原来这么可怕，什么都豁出去了。

段樵乏力如泥地瘫在她身上，汗水在两人之间湿濡流淌，房内充斥着一股奇异的氛围。兽的味道，十分原始。

他们眷恋不舍地仍紧密相拥，段樵犹不停地舔舐她挺起的乳尖，吮呼她晶莹芬芳的汗水。

“段郎。”她气若游丝，“我的肚子……好痛。”“怎么？”段樵慌忙滑向床板，“是我弄痛的？”“不知道，总之，很不舒服。”杜飞烟轻微痉挛了一下，“我想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”“让我瞧瞧。”段樵对医理颇有心得，寻常的伤风、咳嗽、拉肚子、肠胃不适或跌打损伤，都难不倒他。当下拉起她的手腕，诊断脉象——咦？好奇怪的脉络，这是……他以为自己弄错了，仔细再切一次——是喜脉！

“飞烟，你有了。”他欣喜若狂。

“你胡说，怎么可能。”杜飞烟缩回手，腼腆道：“咱们圆房，不过是十来天前的事，你又不是华佗在世，哪那么厉害，一诊即知。”“欲知有否怀孕，五天就够了。”段樵怜爱地将她拥入怀里。“以后我保证会温柔一点。”“如果真有了孩子，我就不许你碰我。”她嗔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段樵哀求着，“初期对孩子不会有影响，除非大腹便便，才需要节制。”“不行，万一压到孩子怎么办？”一想到他们从此将亡命天涯，杜飞烟便不免忧心忡忡，“还要多久才能到达‘樵烟山庄’？”“个把月左右。

你现在有了身孕，咱们就不适合日夜兼程赶路，多花十天半个月亦无妨。”他轻柔地抚摸她依然光滑平坦的小腹，感受那个真实的小生命。

“到了‘樵烟山庄’以后呢？那儿是谁的产业，咱们要住多久？”“小傻瓜！”段樵笑道：“亏你自认聪明盖世，居然听不出‘樵、烟’二字当中的端倪。”杜飞烟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眨呀眨的，“是指你的樵，我的烟，所以……那山庄是你的？”她半信半疑、半惊半喜地盯着他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数年前，狄云插足华北皮革商务，同我调借一笔为数不少的款子。

他是个经商的高手，前后短短几年，不但将当初的投资本钱全部回收，还赚了十数倍的利润。”他总认为，朋友之间有通财之义，压根没将此事放在心里，也拒绝狄云视他为合伙人，老要分红拨利给他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段樵怎么也没料到，时舛运乖，竟有这么一天，他得抛弃母亲留给他的祖产，至异地他乡避祸求生。

“所以，你其实很有钱，只是一直不肯向我坦白？”杜飞烟既喜且怒，“说！你还暗藏了多少私房钱？”“就只有被你骗去的那一千两嘛！”可惜他赚得好辛苦，却全被牢房的狱卒，乘机污走了。

“是吗？”杜飞烟也想到了包括他的一千两、单琳琳的一千两、还有她自己的一千两，统统因一场牢狱之灾化为乌有了。“狄云只给你房子，不给你银两？”“不是，是我不要的。”有些话很难解释，段樵亦非口才便给的人，讲起来就有点教杜飞烟雾煞煞了。

“钱多会咬你吗？呆子！”解释半天，重点只有一个——以后她要掌控经济大权。

“施恩不求报。你爹没教你吗？”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呀！段樵觉得她的知识真的有点贫乏。

“没有。”开玩笑，她爹会说这种话，岂非要天落红雨。“他只教我一本万利、贪多无厌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！”唉！他怎可忘了，她爹是为富不仁的奸商啊！

杜飞烟显然猜中他心里所想，乃指着他的鼻子道：“敢瞧我不起，以后就教孩子叫你叔叔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那可是他的亲骨肉耶！

“因为——”气死人，他是充愣还是真不懂，“懒得理你，我要睡觉了。”“你也是的确累了。”拉过被子，将两人包覆在柔软舒适的被褥中。指节一碰触到她如凝脂般光滑的肌肤时，竟不可思议地又躁动了起来。

天！难道他永远要不够？段樵暗自呐喊着，极力想摆脱那份蠢动。

背向着他的杜飞烟睡意渐浓，嚅吟道：“别戳着我，人家好困。”“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”“还狡辩，明明就——”她陡翻过身子，不禁倒抽一口气，“你——真是精力充沛呵！”“可以吗？”他尴尬地笑得好无辜。

“喔！可是……”无谓的挣扎，迸裂在眩惑的狂喜中，直到……

大火是在四更天烧起的。
黑暗吞噬大地，火海瞬即点亮了夜空。

段樵和杜飞烟于沉睡中惊醒，嗅着窜入房内的浓烟，得知大事不妙。

两人急急穿戴整齐，由木窗跃向屋顶。

“敢情是官府的人发现了咱们的踪迹？”酒店外围花木扶疏，暗夜中仍有着勃发气势，在任何空隙间火势如火如荼地蔓延，昂扬吐露着红色火焰。

“不太可能。若是官府的人，断不会为了杀我二人，连同其它投宿的商旅也一并害了。”无疑的，纵火者另有他人。

冷夜中阒无灯火，院子原是阴影幢幢，那熊熊烈火，加上丛丛恣意欲发的野草，更有种摧枯拉朽的景况，整栋酒馆，被哔剥的火信，团团围住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要逃往何处？凭她和段樵的轻功，要逃脱出去，应非难事。

“救人要紧。”店里一定还有许多人来不及逃走，他们岂可见死不救？

“好，你朝东，我向西，一炷香后在十里亭外会合。”“不成！你先逃出去，我一个人足足有余。”段樵不容她抗辩，运起一阵掌风，将她送上树梢头。“快走，为我们的孩子保重！”“你也保重。”杜飞烟惊惧地掠过身影，照他指示，往旅店外疾奔。

突地，一根断梁凌空落在她肩胛上，将她震得跌扑在地，疼痛与惊慌，令她不敢延宕，勉力撑起身子，继续拔足飞奔。

到得十里亭，她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哎哟！”一声娇吟，吓她一跳。

原来亭内坐着一个姑娘，犹似受了伤，身子半歪，斜斜倚在石椅上，不断痛苦呻吟。

“这位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看不清她的脸，杜飞烟好心地过去探视，“要不要帮你找大夫？”那女子没响应，待杜飞烟走近身畔时，陡地一跃而起，清秀的脸孔杀气逼人。猝地，抽出一把剑，剑锋犀利生光，自肘底翻出，直逼杜飞烟。

杜飞烟一惊，闪身倒退，一个不慎，撞上小亭的梁柱，痛得眼冒金星。她喊着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一跤跌在地面上。

“你瞎了眼！”单琳琳目光凶狠，冷然迫近。“我是来送你到阴曹地府的无常君。”“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……”她噬血地冷笑，“爱之欲其生，恨之欲其死。”单琳琳还是不肯放过他们，她穷追不舍，赶在官府公差之前，企图一把火让他们同归于尽。

杜飞烟武功不如她，在最不设防的一刻，狭路遭逢。她只感到剑气上冲，这回必死无疑。

“可……我已怀了段郎的孩子，你不是很爱他吗？怎忍心连他的孩子也不放过。”“住口！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是非杀你不可。”单琳琳手中剑花疾闪，每一剑都是狠招，招招刺向杜飞烟的要害。

千钧一发之际——杜飞烟身后出现一个高壮男子，冲天腾地，长剑凌空，由上往下挥斩。

单琳琳仓卒一挡，力有未逮，惶急撤走利刃，跌出十里亭。“陆少华，你何必多管闲事？”“天下人管天下事。我就是看不惯你的卑鄙行径。”他回剑一劈，原已逼近她的灵盖骨，竟突然匍匐倒地，“你使用暗器？你……真卑劣……”“哼！谁教你活得不耐烦，”单琳琳懒得与他缠斗，她今儿是专为对付杜飞烟而来的。“现在没人救你了，准备领死吧！”蓦地，一道刺目的蓝

色光芒，随怒吼声同时划破长空，气势如虹，凌厉无比，一剑中的一——单琳琳瞠目结舌，不可置信，倒身血泊中，惊诧、伤感、凄怆的疑团，僵凝在美丽的脸上。

“我本无意杀你。”段樵沉肃却蓦猛地睨着她。

“我知道。但……既得不到你……我，活着有何意义？”她最大的过错，是爱得太狠太无情。

段樵扶起杜飞烟，“你伤着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是陆大哥救了我，他好象伤得不轻，你快帮他看看。”段樵转脸面向陆少华，两人四目一触，说不出的千般滋味在心头。

“谢谢你救了我的妻子。”他瞧陆少华一身官服，心底不免骇疑；他是来捉他们的？“我一直都不喜欢你。”陆少华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让他将自己由地面拉起，坐“彼此彼此。”段樵也没征得他的同意，便扯开他的衣襟，为他检视伤口。

单琳琳所使的暗器是两枚带着利刺的小钢片，幸亏她功力尚浅，钢片只伤及皮肉，并未深入骨髓，只要拔出小钢片，抹上金创药，不消数日，便可痊愈。

“我是奉命来捉拿两名死刑犯的。”陆少华说话时，目光一径望向他处。

“噢！那……你找到他们了吗？”杜飞烟惶恐地挽着段樵手臂，低声问道。

陆少华摇摇头，“方才酒店里一场大火，烧死了三名房客，两男一女，说不定就在其中。”他由腰际解下一袋银子，悄然置于石桌上，迈步踱向竹林。“后会有期。”“你这是……”给他们的盘缠？段樵和杜飞烟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陆兄，既是江湖中人，何以入庙堂？”他贵为一帮之掌门，实在没必要到衙内当一名不大不小的捕头。如果今日他不是官府中人，或许，他们曾成为肝胆相照的好朋友。

“人各有志。”杜少华因走远，声音已杳不可闻，“我祝福二位。”一阵闷雷忽响，雨势猛然而下，发出轰隆的声响。杜飞烟和段樵急着步出亭子，眺望他的背影。

“他走远了，咱们也该赶路了。”段樵脱下袍子，覆在她的身上，避免雨丝淋湿了她。

“咱们欠他一个人情。”“还欠他文银二百两。”沉甸甸的布包，里面的情义无以估量。

段樵心底明白，这份情，他们迟早要还的。他好惭愧，因为误解，敌视了他好一段时日。是谁说陷入热恋的人，通常是盲目的？

一个月又三天后，他们终于抵达“樵烟山庄”。

这山庄占地二十亩，辽阔得令杜飞烟难以置信。每个轩、敞、回廊、小楼全装饰得十分精致典雅。依山傍水的偌大寝房，四周植满香枫，时逢深秋，放眼望去，嫣红绚烂，美不胜收。

杜飞烟只在枫树下小站了一会儿，发间、肩背已布满随风飘落的枫叶。

体贴的婢女，已早一步点了香笼，熏得内外皆氤氲氲，香气袭人。

她拉紧了衣领，没有回房的打算。秋千上空荡着萧瑟的寒风，她坐上去，抖去一身仆仆的风尘。

晚上狄云在大厅设宴，为他两人洗塵。其实他也才赶到不久。美味佳肴，布满一整桌，可惜她毫无味口，严重的害喜，使她足足瘦了一大圈。

她向大伙道了歉，才回到房里又吐得肠胃翻腾。

“又不舒服了？”易寒的妻子卞文君随后跟来，忙扶她到床上躺下。

“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你最好乖乖躺在床上休息几天。”卞文君执起她的手，为她按压大拇指第二个指节处。有些儿疼，但很快的，那股恶心欲呕的感觉便逐渐消退。

“你好厉害。”“没什么，我一个结拜姊姊教的。”卞文君笑着说：“等你这阵子害喜过了，我就将所有的帐本交给你。”“什么帐本？”“关于段樵和狄云的那笔有点乱又不是太乱的糊涂帐。”狄云很会做生意也很会赚钱，但不怎么会记帐，因此把所有帐簿一并交给易寒，易寒又推卸责任交给她。害她每隔一个月，就得熬夜两三天，义务帮他们理清帐目，整理财务。

好不容易盼到段樵娶了妻子入门，她原想早半年前就把帐册交还给他的，谁知他两口子，竟然来假的。

幸亏这会儿假戏真做，她才得以从“苦工”脱身，回去当她的少奶奶。

“劳烦你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杜飞烟好喜欢她，她不仅美，而且温柔婉约、善解人意，“呃，能不能请问，段樵究竟分得多少产业？”“截至目前，共有十二栋豪宅，二千六百亩地和三十六万两，黄金珠宝玉器四十箱。”吓！

杜飞烟险险喘不过气来。这呆头鹅居然是最落魄的超级富豪。呵！好在没被单琳琳抢去，否则她不亏大了。

“段樵，他……知道吗？”看他愣兮兮的样子，包准搞不清楚。

“他连帐簿都不看，怎么会知道？”卞文君说到这点就觉得她快累死了。

太好了。杜飞烟一阵窃喜，心里头已开始盘算，如何大肆挥霍一番。

卞文君看她眉开眼笑的模样，已猜到几分，忙道：“要出去找‘乐子’的时候，别忘了邀我一起去。”“一定一定。”一时之间，她倦意全消，也不呕吐了。

卞文君走后，直至夜半时分，段樵才回到房里，猛烈地索吻，挑起她的激情，却不敢要她，怕累着她。

恍惚中，她意识到右手中指被段樵套上一枚指环，她睁眼细看，那是枚由上等翡翠打造的环戒，晶莹剔透，漂亮极了。

“这是……”“还有。”同一色系的玉石，尚且打造出一对耳环、一条斑斓的项链及坠子，和一只玉镯，全都光华夺目，慑人心神。

杜飞烟讶然抬头，“为何送我这些？”“是聘礼。你忘了吗？我还欠你一笔聘金，作为迎娶你进门的条件之一……”他的唇瓣痴迷地片刻不离她的香肩，来来回回的游移。

对哦！差点给他便宜去！

不过还好还好，等大笔财物到手后，她还可以利用很多名目，犒赏或补偿自己。

但，她仍是有点不放心——“段郎。”她柔声呼唤。

“嗯？”“我已经是你的妻，你的，是不是就等于我的？”她布下陷阱。

“当然。”撩起她的衣襖，他全副精神都在浓浓的缱绻之中，已管不了其它事。

“那……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啰！”天！他吻得她好痒，一阵一阵的酥麻。不快点把财钱归属权搞定了不行了。

“你缺钱用？”“不是啦！我只是打个比方。”杜飞烟忙加以补充说明，“你和狄云和……总之，你不是有一笔钱，一直没用，所以狄云他们就帮你购置了许多田产，所以……”“真此事？”他以为他们只帮他买了这座樵烟山庄哩！“改天我找狄云问个清楚。”“不用了、不用了，”让他知道她还能“据为己有”吗？“我去帮你问就好，你只要答应让我当你的，嗯！总管就好了。”“你不当主母，要当总管？小傻瓜。”段樵嘲弄地吻住她的唇，禁止她闲闲没事，净想些有的没的。“我要你当我的妻，我孩子的娘……”

其后五年，杜飞烟连续生了三个孩子，忙乱的生活，累得她根本没时间动用那笔巨款。

天哪！多可惜啊！

《全书完》

